



螳螂拳

演 义

8

乔装惩凶

• 螳螂拳演义⑧ •

乔 装 惩 凶

原 著：张 炳 斗
改 编：张 振 和
绘 画：于 守 万
封 面：童 继 贤



山东美术出版社

【内容提要】吴绮重返全宝山邀徐哲同去杀巴天寿为父报仇。徐哲得知此事未经慧静道姑允许，便婉言劝止，并亲送吴绮暂回华山。途中正逢恶人尤占德企图强占柳家小女。徐哲设计相助，与吴绮乔装陪人，去尤家送亲，待机除恶。途中，巧逢徐哲生母的贴身丫鬟李婆。当晚，徐哲、吴绮将尤占德勒死，放火烧了于宅后，便携柳家小女来李婆家安身，并相约李婆与其子杨麟，同去全宝山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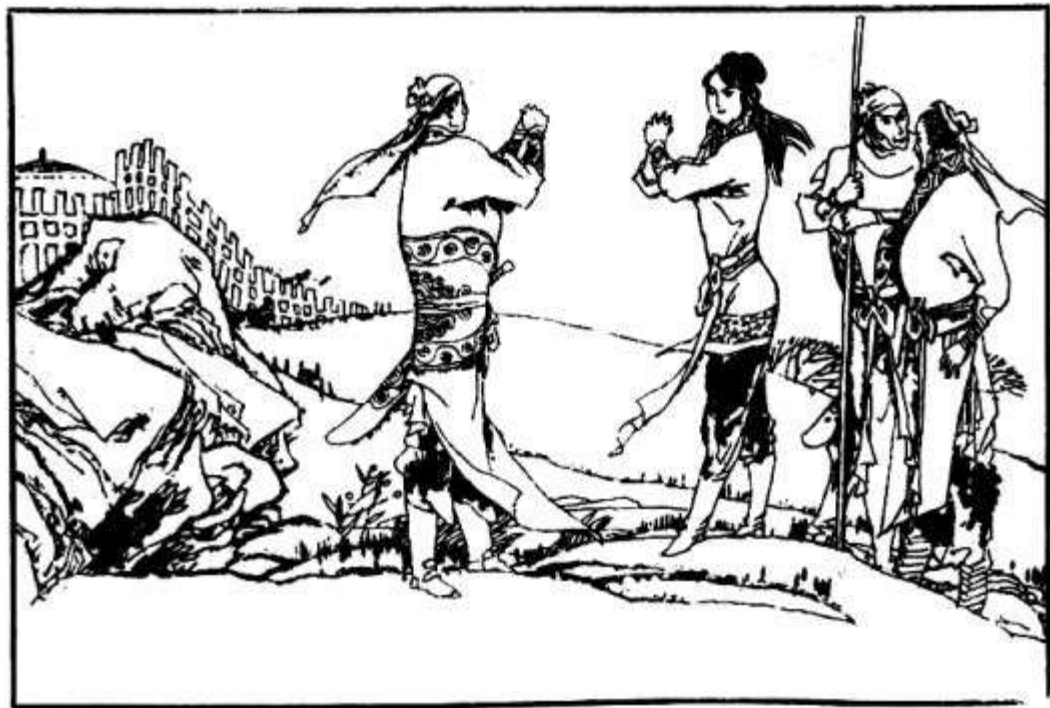
(1)上集说到吴绮得知巴天寿是杀害父亲的仇人，报仇心切，半夜离开古梅庵，夺得一匹快马，飞驰向东，去全宝山找徐哲相帮，准备共赴京城，去杀巴天寿。



(2) 出潼关、过灵宝,不几日便到了全宝山下。这山重峦叠障,景色诱人,吴绮无心观赏,便沿着山路,迳直向山寨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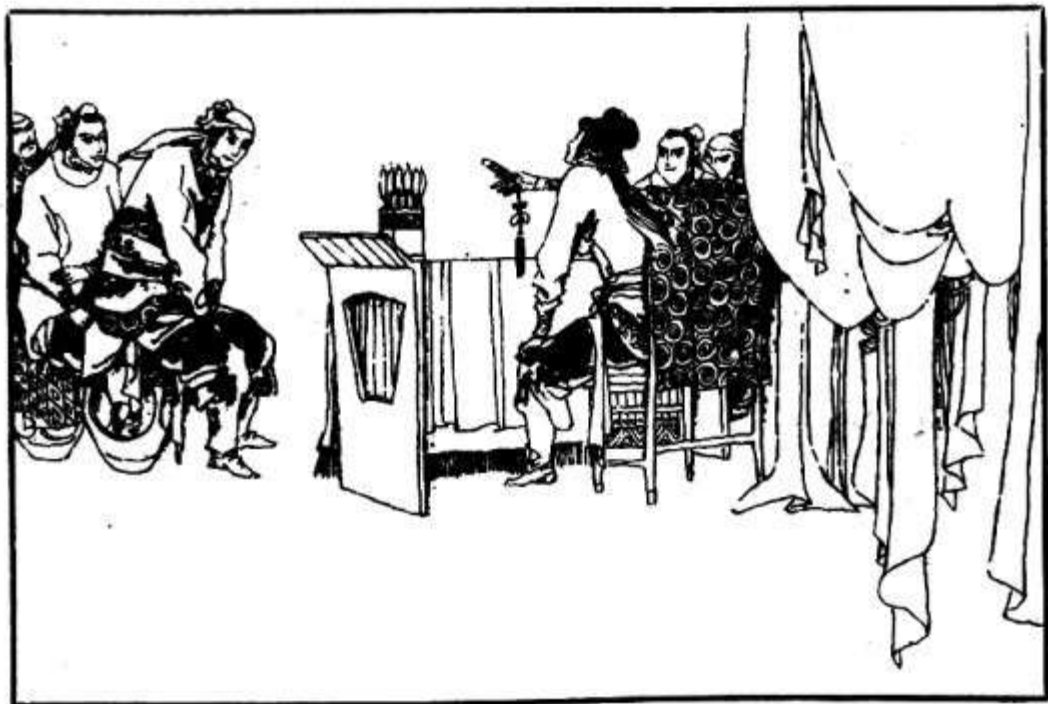
(8) 巡山的小头领认得她就是上次连胜二将的那位使铁棍的丑姑娘，不敢怠慢，连忙迎上，接过马缰，一面又命喽啰上山报与寨主徐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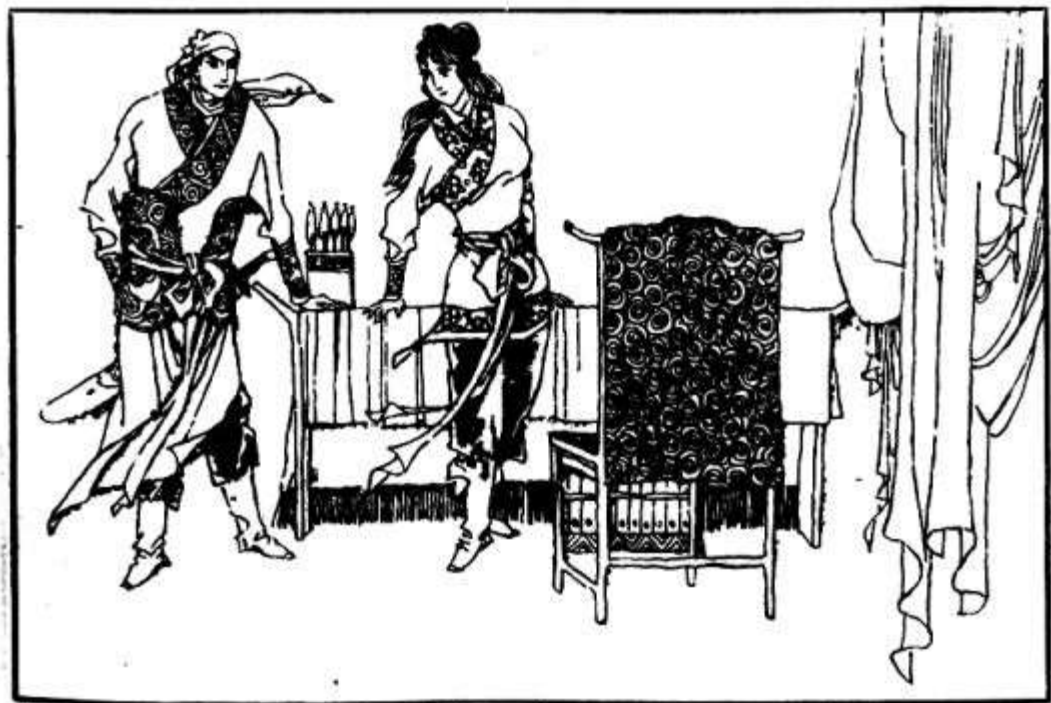
(4)徐哲闻报连忙出迎，还未出寨门，已见小头领陪着吴绮进来。徐哲满面笑容，连道：“不知贤妹驾临，有失远迎。”



(5)让进聚义厅，六位大首领一齐躬身起立。吴绮也不客气，把大铁棍靠墙一倚，就高坐到首位，直冲冲地问：“徐大哥，这几天那些贼官军可曾又来过？”徐哲忙答：“上次贤妹打得他们狼狈逃回，哪敢这样快再来！”



(6) 吴绮从腰中解下玉虎坠往案上一放，冒冒失失地说：“这劳什子是你的？”徐哲脸“唰”地红了，知道华山慧静师已应允了亲事。可吴绮为什么要送回？是来成亲，还是不允？



(7)六位大首领一看吴绮解下的是寨主不离身的玉虎坠，各人心中已明白了几分，原来是庄寨夫人到来！六人躬身告退，吴绮又问徐哲道：“我只问你一句话，可是真对我一心？”



(8)徐哲顿时高兴起来，连忙答道：“我对人向是真诚无二，何况王郎师大媒、慧静师作主的白首之约！”吴绮道：“好，我知你是个大好人，现在求你相帮一件事。”



(9)这时一小首领请他们用餐。吴绮随徐哲走出厅门，眼含热泪，向他说起报杀父之仇的事。徐哲沉吟道：“找巴天寿报仇，慧静师应允了？”吴绮摇了摇头。



(10)徐哲方知她是私自下山报仇的，便婉言劝说：“巴天寿现在京城，驻有五军都督府、神机、神枢三大营，兵将数十万，我们如轻躁前去，恐事无成，先陷虎口，则大仇永无报之日。”吴绮气乎乎地说他太胆小怕事。



(11)徐哲告诉她，若事闹大，瓜连蔓抄，恐怕还要连累慧静师父。吴绮一听要连累师父，自己岂不成了不义不孝之人，当即表示不去京城了，先赶回华山。她提起铁棍就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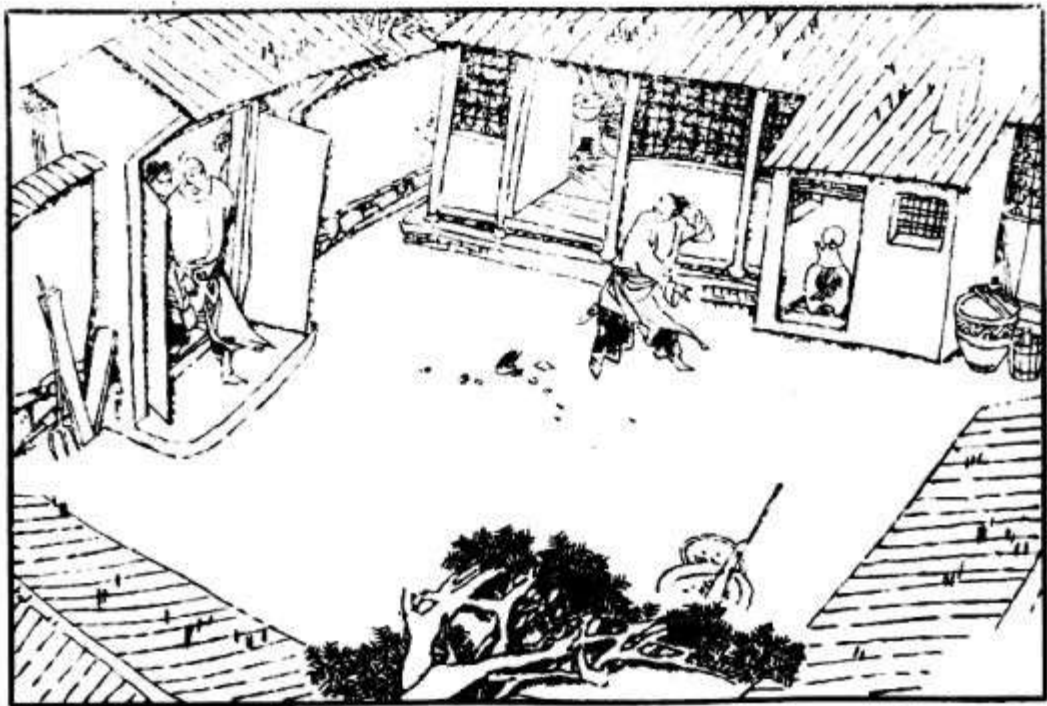
(12)徐哲忙拉住她道：“贤妹莫忙，天色已不早，你暂歇一宿。明日我送你同到华山如何？”吴绮点头答应。



(13) 次早，两人都换了装，徐哲扮作商人，将刀打入包裹；吴绮把铁棍装入一个竹杠中。两人约好，路上兄妹相称，说是往华山进香。他们纵身上马，直向西北而去。



(14)山山水水，走了两天。这日黄昏他俩来到柳明渡，二人进庄投宿，街上的人一见他二人牵马进村，吓得哄然而散，家家紧闭房门。



(15)徐哲、吴绮一直往前走，却有一个大门开着，门上挂着条红彩绸。徐哲刚要进门，这时从厨房走出个汉子，手端一盘菜，一见他俩，不由一打颤，盘子摔个粉碎。



(16)从正屋里走出一个白须老者，满脸愁容，两眼含泪，拱手道：“可是尤大官人家来的？原不是说五更来轿吗？”徐哲连忙作揖说明他俩是到华山进香的客商，想找个店投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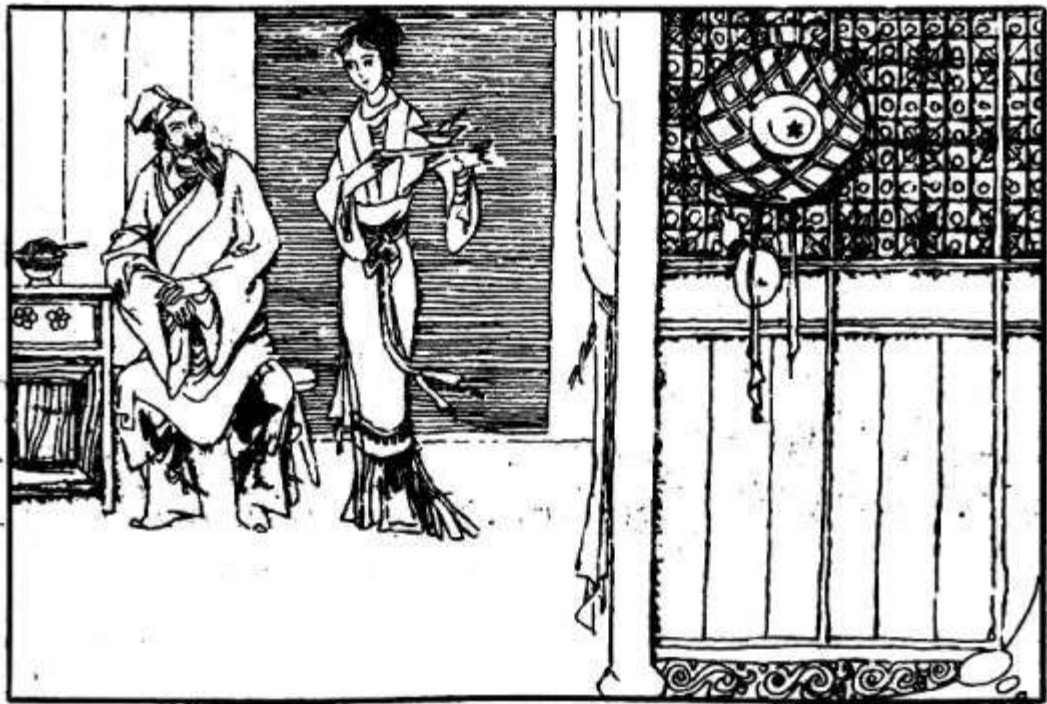
(17)老者一听，说：“要在往日，是可以找家借宿的，只是今夜不行。”这时，里屋传出少女悲切的哭声，吴绮大声问：“老爹，是哪位妹妹在哭？是谁欺侮她了？”



(18)老者一看吴绮的莽撞气势，吃了一惊，连连摆手，劝他们快离开这个村。徐哲看老者心事重重，忙问有何为难之事，他兄妹一定尽力相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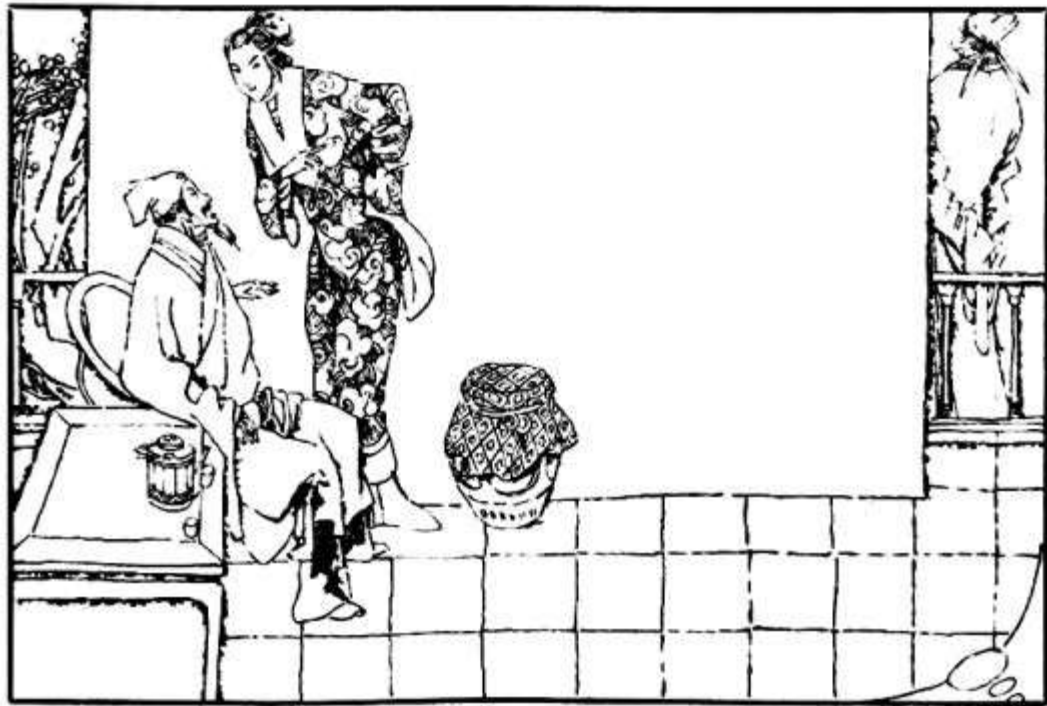
(19)老者见徐哲是位气度不凡的年轻官人，非一般乡间人物，就把他俩让进堂屋坐下，未曾开口，泪如雨下，叙说出自己家中不幸遭遇……



(20) 原来老者名叫柳发全，膝下只有一个老生女儿柳小娇，今年十八岁，只生得如花似玉，聪明伶俐。她母亲早丧，父女俩相依为命。



(21)上月，前屯马媒婆来给提亲，说是刘家庄有个刘秀才的独生子刘小相公人品端正，家中良田数顷，得知柳娇儿貌美贤淑，愿意结亲。



(22)柳老头还到马媒婆家相了相刘家孩子，只见那后生相貌端正，果然不错，便当面答应了这门亲事。



(23) 柳老头不识字，马媒婆替他换了八字和定帖，还送来了两匹布做为聘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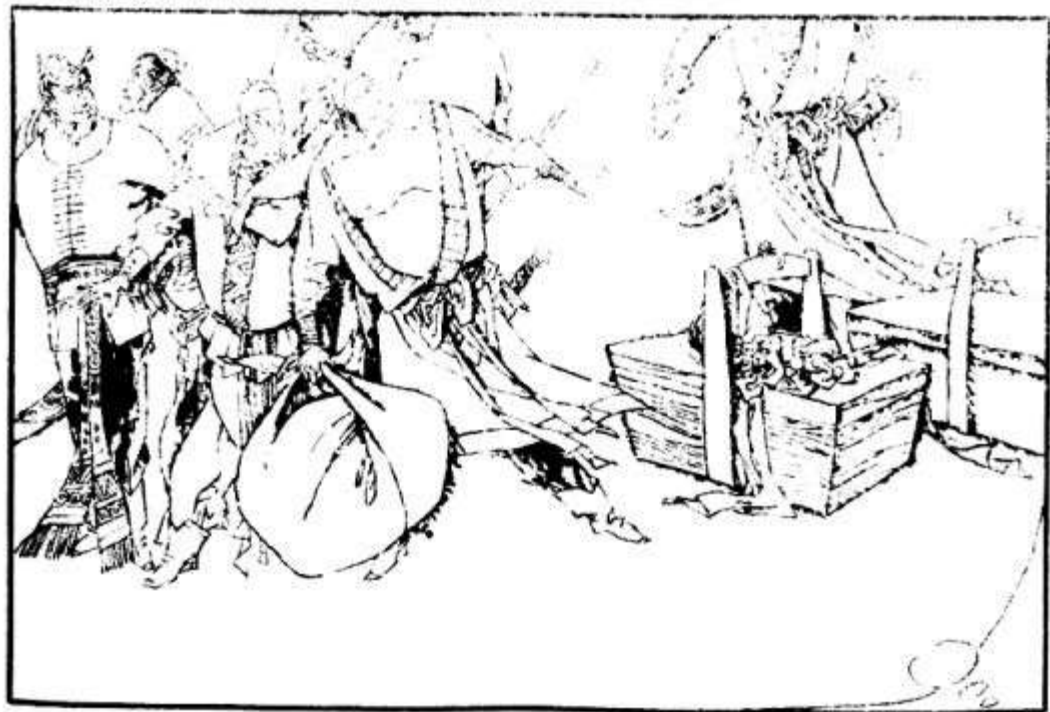
(24) 马媒婆走后，请左邻一位教书先生看了看婚帖，哪是什么刘小相公，换帖的竟是尤瞳的恶霸尤占德！此人年近五十，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柳老头只气得浑身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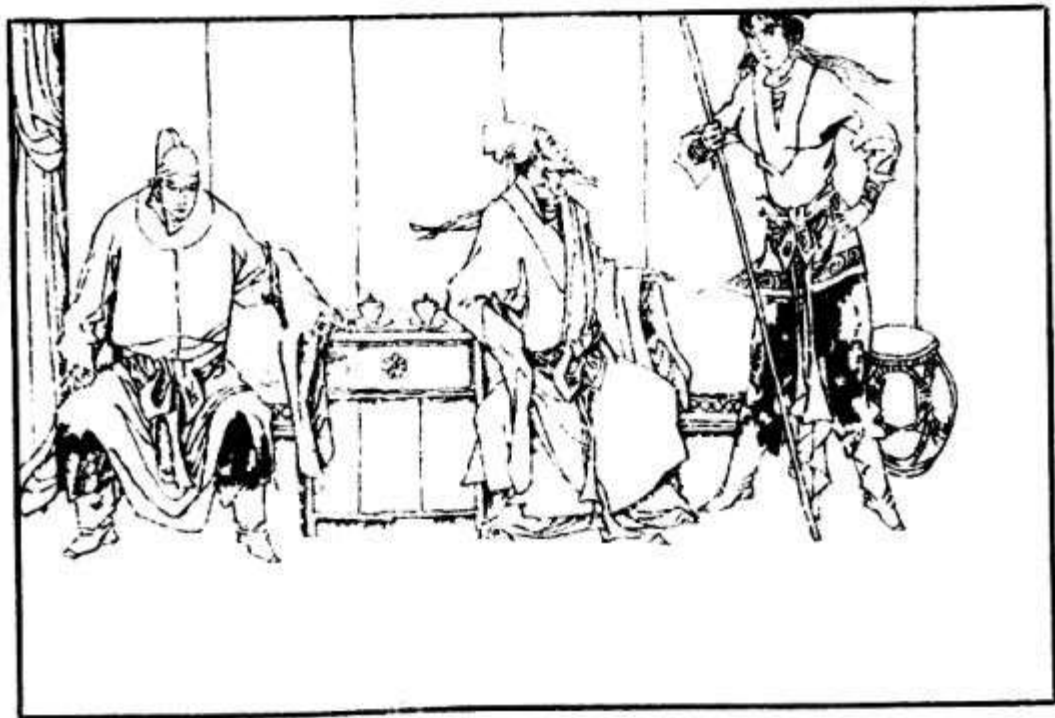
(25)原来尤占德听说柳老头有个美貌女儿，就买通马媒婆来骗婚、逼婚。柳老头拿着婚书来找马媒婆，她翻脸不认，反倒说：“哪里有什么刘小相公，当初说的就是尤老相公，你莫妄想抵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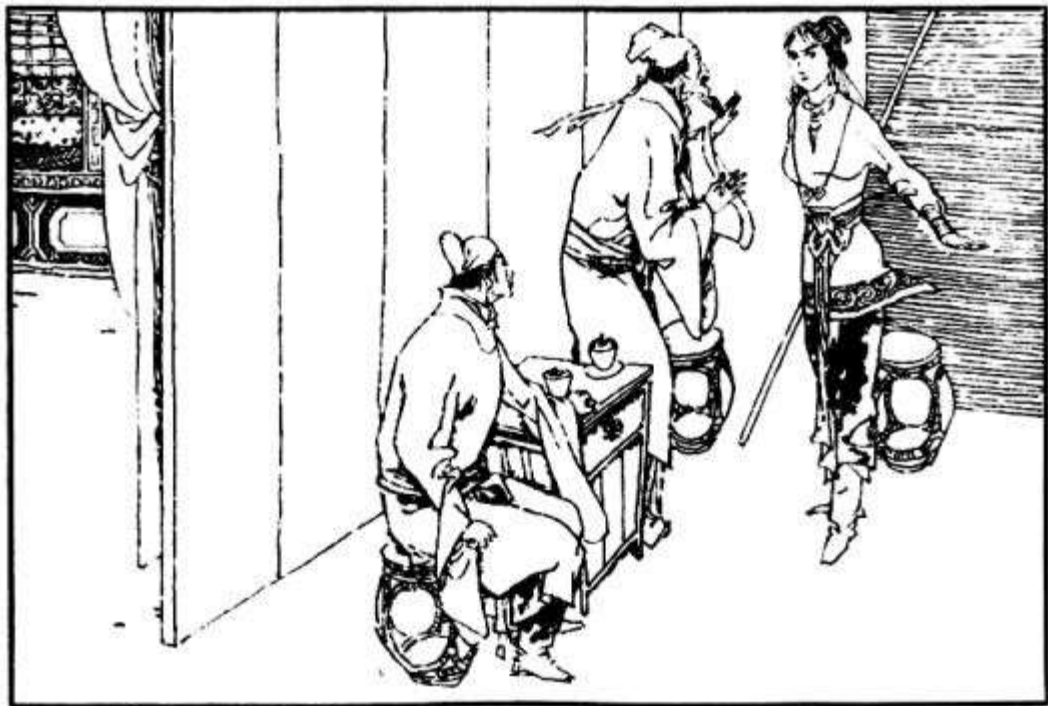
(26)柳老头气得要与马媒婆拼命，马媒婆撒野道：“好你个柳老儿，当初你一口答应，写了婚帖，如今要悔婚退约，尤老爷可不是好惹的！”说着叫来几条汉子把他推了出去。



(27) 昨天，尤占德突然派了十几个打手，送来了新人衣裳、两桌酒席，强在柳家门上挂下彩绸，扬言今夜派花轿来迎亲，如若说半个不字，就砸烂柳家，看哪个敢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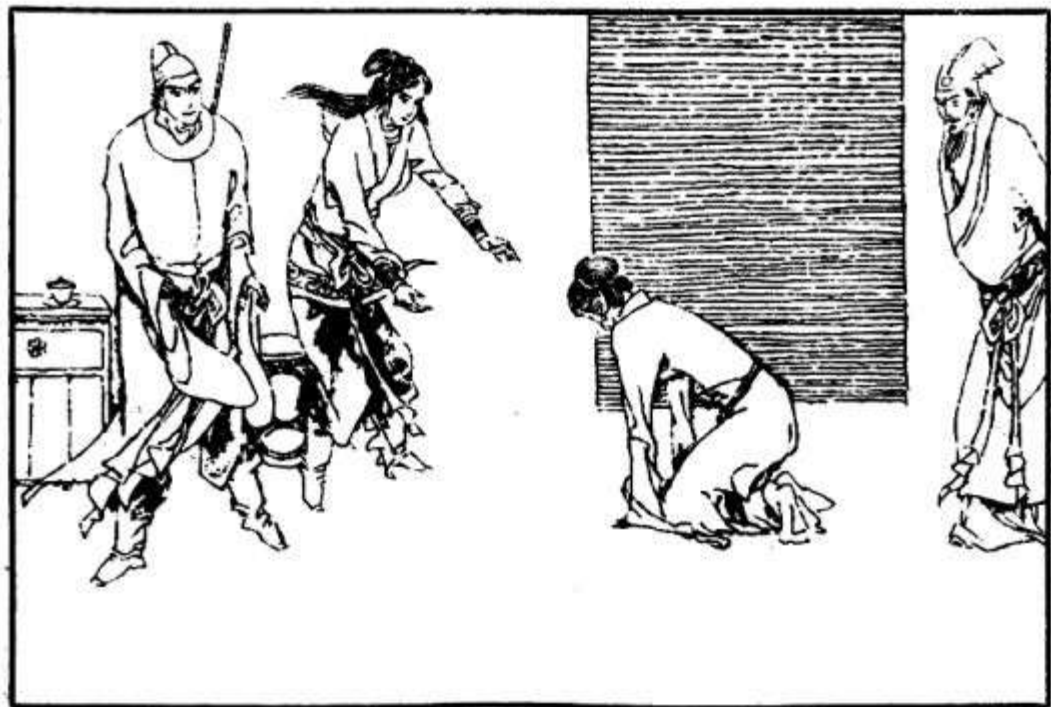
(28) 吴绮哪里还能听下去，勃然站起，对柳老头说：“老爹，今夜他们来抢亲，我都替你打回去！”说着把铁棍一顿，“铿”地一声入地两寸！



(29)柳老头担心纵然能把尤占德打回去，吴绮、徐哲一走，岂不是祸上加祸？吴绮气哼哼地说：“那就爽利都打杀，叫他们永远不会再来！”柳老头惶恐地说：“可使不得，要杀人命，那可要飞来大祸了。”



(30)徐哲沉思片刻，说：“要从长考虑才是。”接着说出了解救柳家小姐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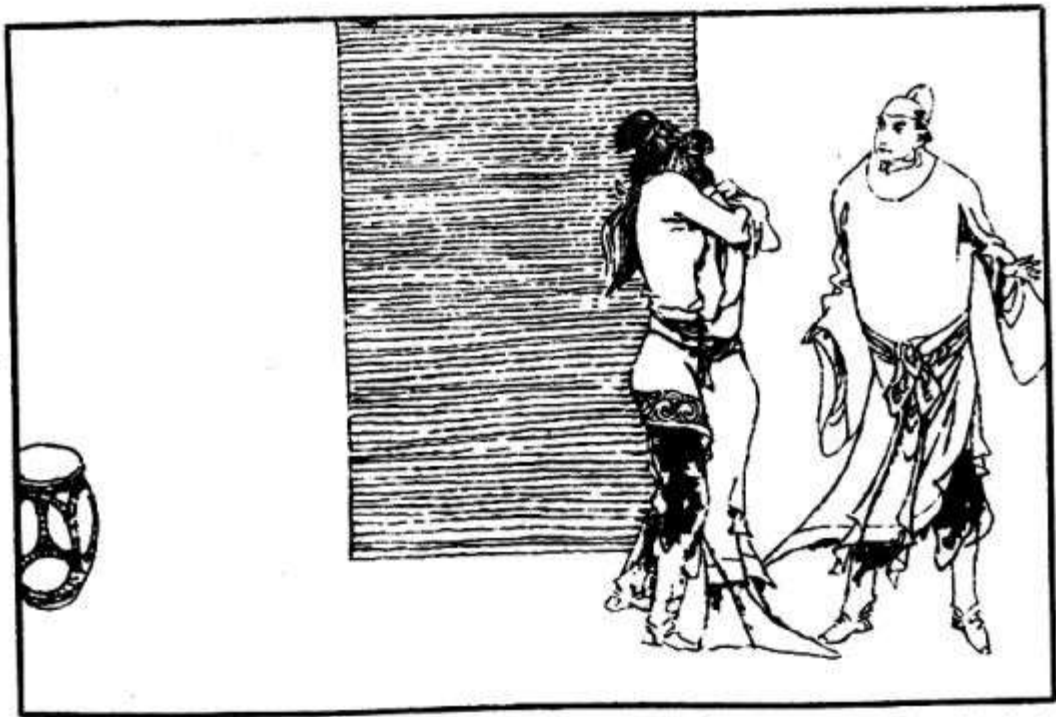
(31)柳老头听罢转悲为喜，便向里屋叫道：“娇儿，快快出来拜见两位恩人！”那柳娇儿应声出来，向徐哲、吴绮跪倒，哭泣说：“两位恩人救命救到底，我死也不上花轿。”



(32) 吴绮急忙将她扶起，看她虽是布衣裙，未梳头，可瓜子脸，细长眉，婷婷袅袅，果是个天然佳丽的少女。心想，这样一个好妹妹，怎能看着她掉到虎狼坑？



(33) 吴绮把她搂在怀里，越看越喜爱，用她那只粗手抚摸着柳娇儿的头发，说：“妹妹莫怕，就是天王老子来欺侮你，姐姐这条铁棍也不会饶过他。”



(34) 徐哲也劝她先回里屋歇息，保证不让她受辱。柳娇儿假在吴绮怀里象是有了依靠，不忍离开。吴绮说：“我是长得太粗笨代替不了你，否则我坐上轿到那里打他个痛快！有我兄妹，你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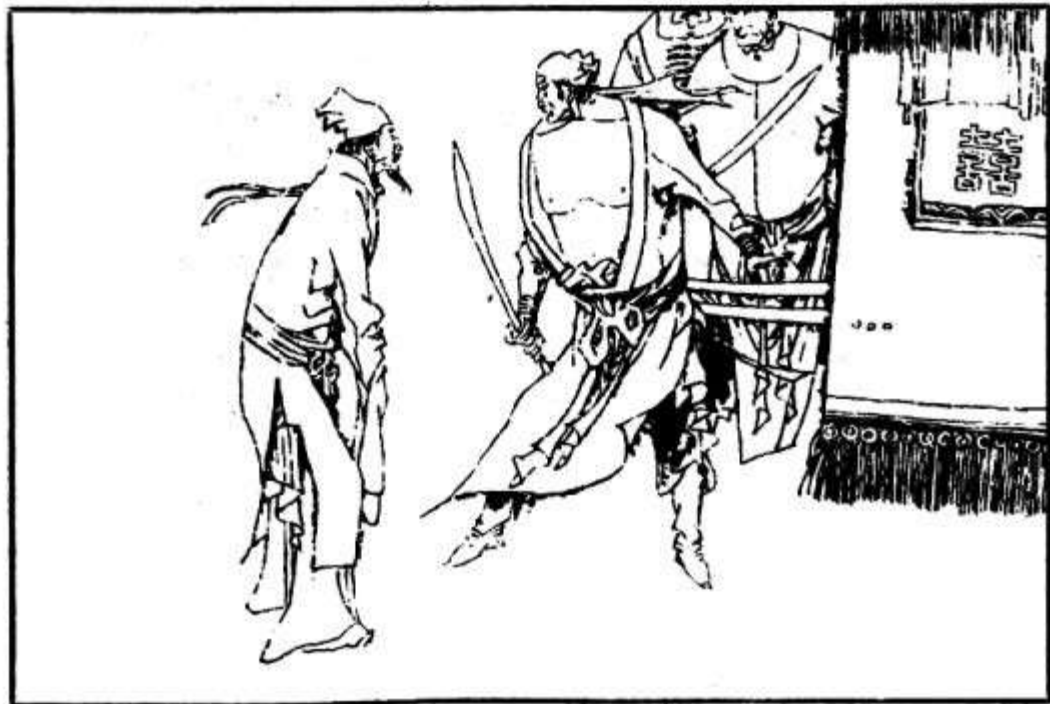
(35) 这时端上饭菜，徐哲、吴绮边吃边与柳老头仔细计划了一切办法。柳老头按徐哲的嘱咐，备了一些物件，又叫村里帮忙的赶紧准备酒饭。



(36)一切准备妥当，徐首悄悄对吴绮说：“若花轿到来，我俩同去。不管遇上多么可气的事，你要忍耐得住，看我的眼色行事。”吴绮咧嘴一笑道：“只要能救这位小妹，有气我也吃得下。”



(37)方到午夜,突然人声嘈杂,二十几条彪形大汉手中各拿着木棍、单刀、长枪,簇拥着一乘花轿来到柳老头门外,高声大叫:“尤大老爷家花轿到门!”



(38)柳老头战战兢兢迎出门来。这群恶徒的头目王七摇晃着手里的钢刀说：“柳老头，尤大官人说了，新娘子要寅初上轿，可莫要误了！”



(39)柳老头对着刀光棍影，颤巍巍地答道：“误不了，误不了！家中备好了水酒粗肴，请列位消消乏，吃饱了再上路。”众恶徒一听有酒肴，乐得吃喝，一齐涌进院内。



(40)柳老头把他们让进东屋。屋内已摆好三张桌子，只是凳子不够，坐着的，站着的，蹲在椅子上的，大吃大喝，叫爹骂娘，你抢我夺，象一群饿狼。



(41) 酒桌饭菜吃了个盆干碗净，那王七醉醺醺的，催柳老头叫新娘上轿。柳老头这才胆颤心惊地说有个丫婆柳秀要陪嫁去，侄儿脚牛去送亲。王七一挥手：“中！他们可要自己走。”



(42) 恶徒们又一窝蜂拥到院中，围着柳老头要喜包。柳老头回屋托出个红漆木盘，上面有许多包着碎银的红纸包，众恶徒一抢而光，大喊：“大喜啦，新娘上轿喽！”



(43) 此时，柳娇儿心中十分惧怕，悲泣不已，柳老头也是又疑又怕，哆哆嗦嗦地把女儿从屋里扶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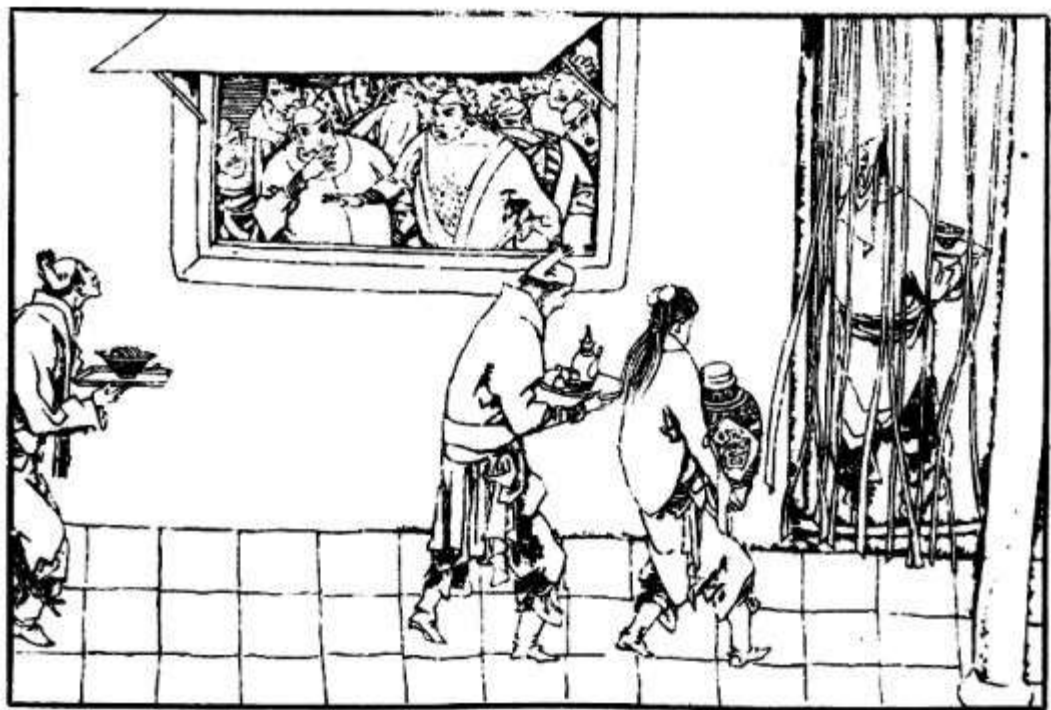
(44) 吴绮扮作丫鬟柳秀，她轻声安慰柳娇儿：“妹妹莫怕，有我服去，保你平安。”说完一把将柳娇儿抱上了花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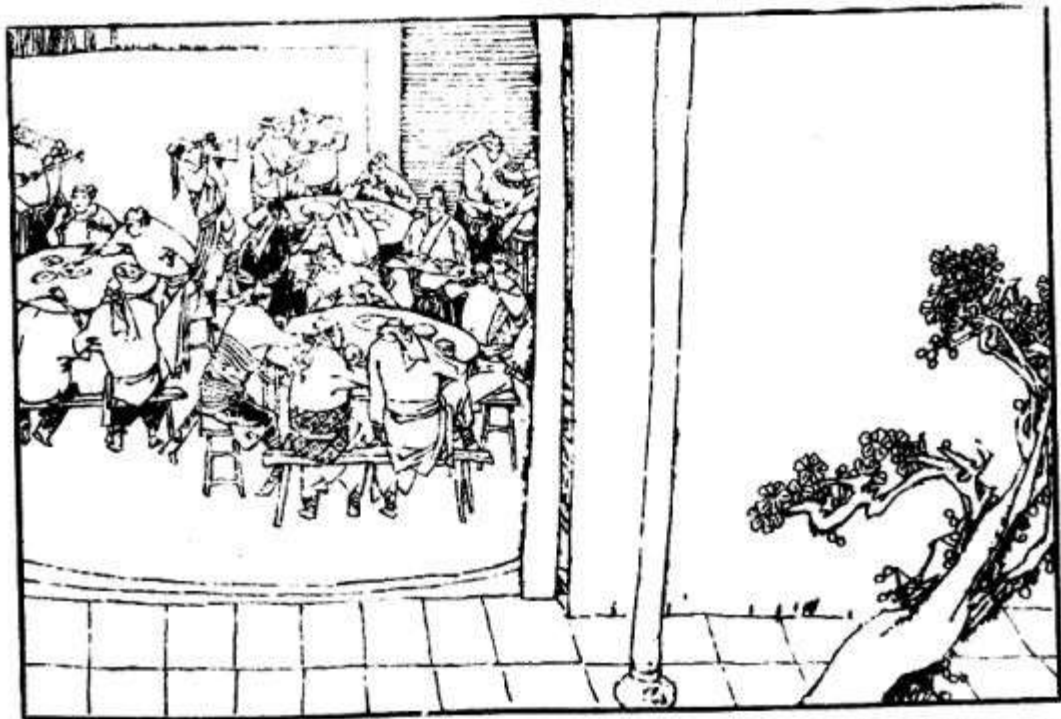
(45)王七怒喝一声“起轿”，轿夫抬起花轿，众恶徒分在前后，徐哲和吴筠紧紧跟随，抬出了柳明渡，走向尤官屯的大道。



(46)天亮以后，微风吹拂，众恶徒酒意渐消，这样走走歇歇，到了半晌才走出了三十几里，到了高塘小镇。他们又乏又饿，望见路旁有家春和客店，便停下花轿，一哄而进。



(47)店小二见进来这班客人，便忙擦桌抹椅，招呼入坐。十六个凶徒，四个轿夫坐满了屋子，你嚷我喊：“有什么好吃的，快给老子端上来！”



(48)店小二端上了大盘的熟牛肉、豆腐、炒鸡蛋、馍馍、大饼。众恶徒狼吞虎咽，吃得直打饱嗝。



(49) 徐哲也在店里买了些食物，和吴绮在轿前吃着。柳娇儿在轿里又头晕、又害怕，什么也吃不下。吴绮轻声安慰她，塞给她两个鸡蛋。



(50)众恶徒吃饱喝足，王七挥手一嚷：“走哇，还有三十里路呢！”一声令下，恶徒们骨碌碌朝外跑。店小二慌忙追上王七说：“客官，还没算饭钱呢。”



(51)王七拍了拍钢刀鞘，说：“我们是尤官屯尤大老爷那里的，出来迎亲，忘记带银子，先记上账！”店小二拦着陪笑道：“客官，店小利微，向不赊欠。你佬有喜有财，还要多赏几文酒钱呢！”



(52)王七凶眼一瞪，大骂店小二不识抬举。店小二也不示弱说：“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什么油大老爷，水大老爷也不行！”王七大喝一声，挥拳向店小二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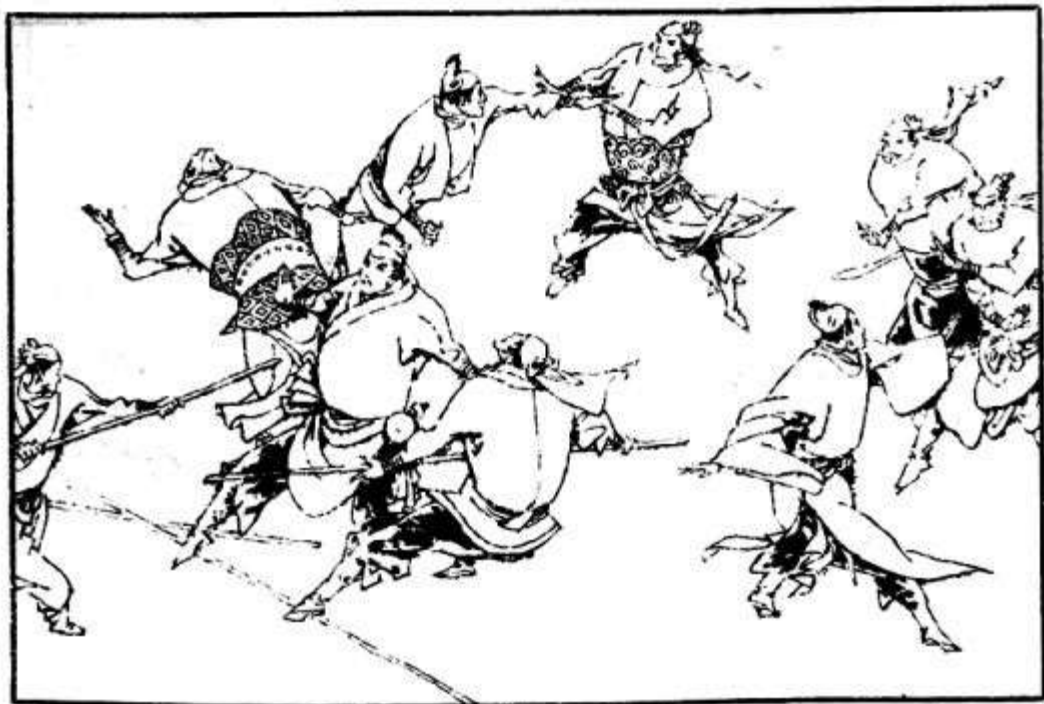
(53)那店小二不懂不怕，一闪身，施出一招“顺手牵羊”，王七没防备店小二竟敢还手，竟被摔了个倒栽葱。



(54) 一个满脸横肉的恶徒一见王七被打倒，大喝一声，举刀扑上朝店小二狠狠砍下。店小二又一闪身，刀劈了个空。



(55) 又有两个恶徒上来，店小二面不改色，迎战三人。那王七也爬起来，举刀朝店小二出一招“苍龙入海”。小二听到背后风声疾起，他急一闪身，刀片擦背而过，却划中另一个恶徒的左肩。



(56) 其他恶徒的棍棒、钢刀齐来，另外两个店小二怕伙计吃亏，一齐抄起家伙迎了上去，刀光剑影，混成一片。



(57) 吴绮见恶徒欺人，义愤填膺，解下包袱就要抡棍助战，徐哲忙止住她，只气得吴绮咬牙切齿。徐哲心里也在纳闷：这个店小二何以如此大胆？他的武艺何以能敌住这班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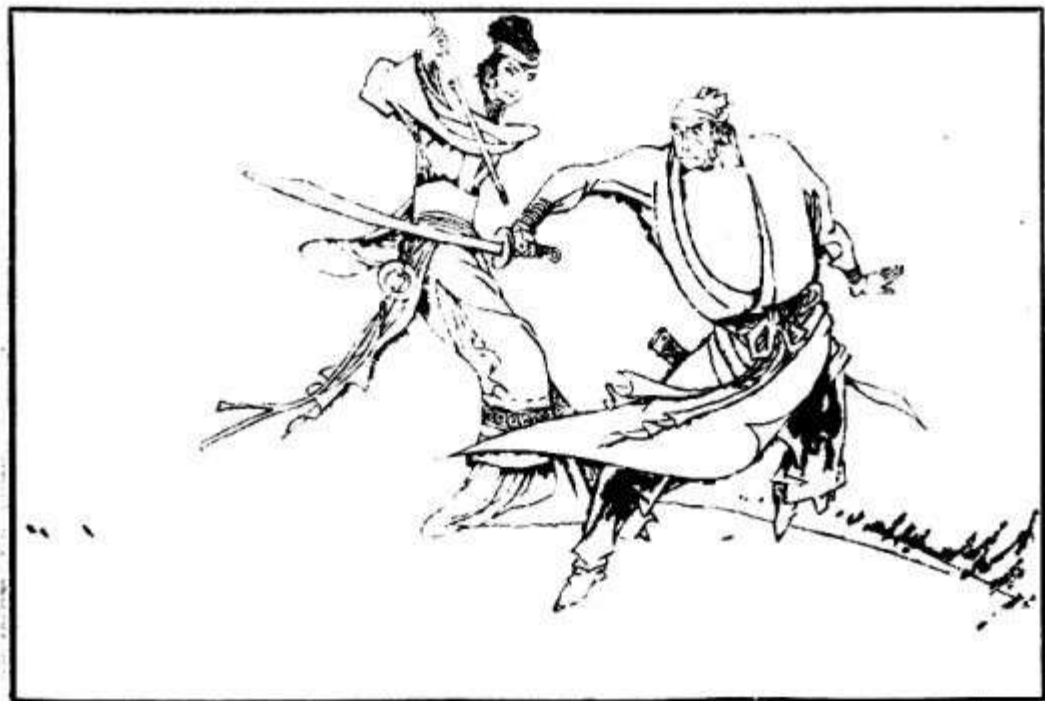
(58)三个店小二迎战十几个恶徒，打了足足有半个时辰，三个店小二终因寡不敌众，渐渐不支。



(59) 正在这时，只听一声大喊：“哪里的大胆狂徒，吃饭不给钱还敢行凶打人！”随着喊声，走出一个手拄龙头拐杖的老太婆。徐哲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李姑姑，惊喜万分。



(60)三个店小二见老婆婆出来，倏地跳到一边。王七一晃钢刀恫吓她说：“老子们吃饭不过是记上账罢了，这个奴才竟敢出口伤人！老乞婆，你叫唤什么？”



(61)王七说着把刀尖就往老婆婆鼻子上戳，这老人毫无惧意，坦然自若，斜身将刀让过。王七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轻蔑地叫道：“嘍，老乞丐，叫你看看我的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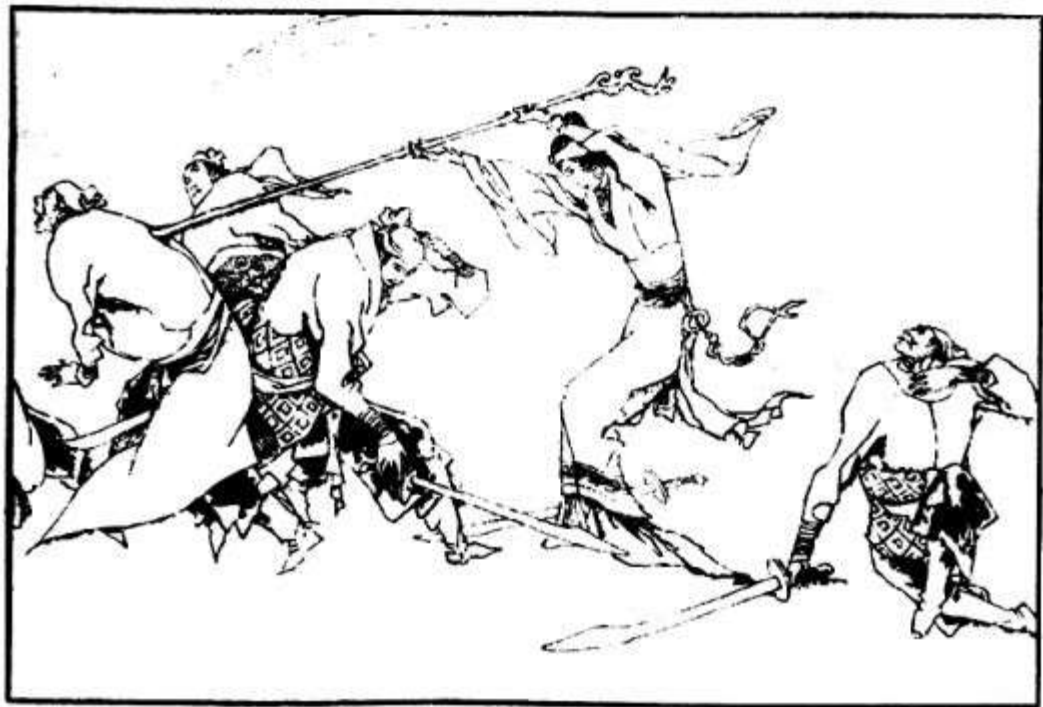
(62) 王七虚晃一招“迎面刀”劈来，谁知那老太婆却不慌不忙，向右一闪，同时抬起拐杖，向王七的右腕一点，只听王七“啊哟”一声，钢刀落地，左手捂着右腕，疼得又蹦又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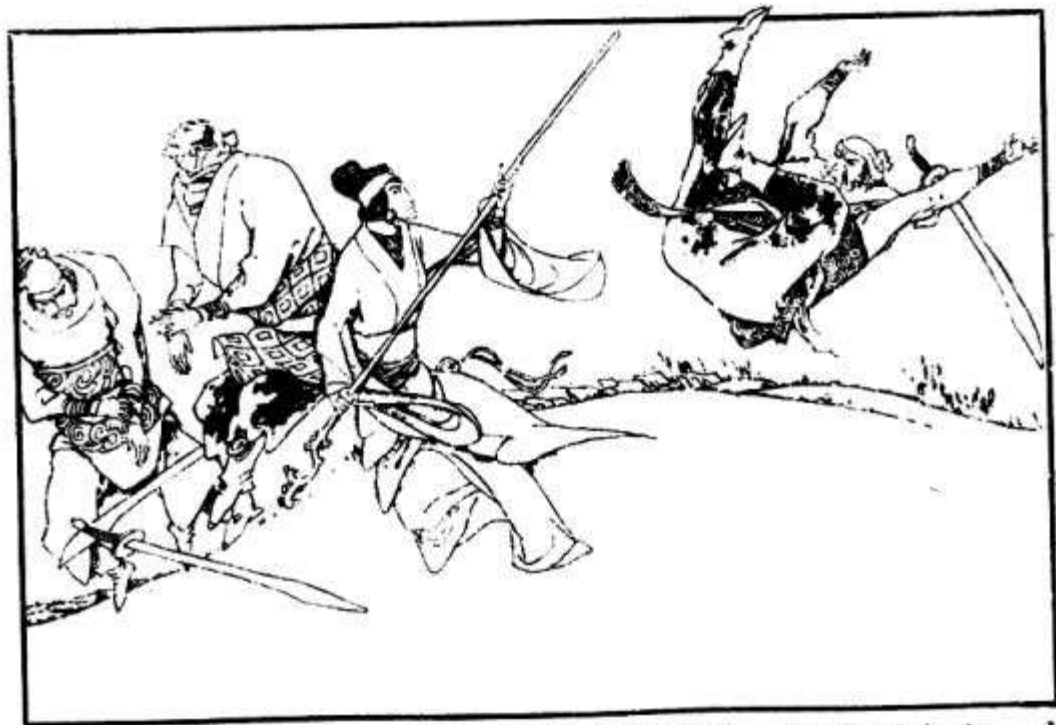
(63)这时，有六七个凶徒持刀向老婆婆冲来，抡起钢刀就要砍下，只见她不等恶徒们钢刀近身，喝了一声：“鼠辈休逞强！”把拐杖朝他们头上猛扫过去，凶徒忙扬刀护住头顶。



(64) 哪知老人在凶徒头上虚扫半圈，疾速变为实招下扫，恶徒们变招无能，躲闪不及，只听“啪、啪、啪！”几声，个个击中，凶徒们抛掉兵器，抱着小腿疼得“嗷嗷”直叫。



(65) 老太婆纵身一跃跳到圈外，又有几个凶徒一拥而上，刀、棍一齐打来，招招狠毒。老婆婆一条拐杖左挥右舞，上砸下挑，怪招百出，变化无穷。



(66)老婆婆招招不下死手，不伤他们性命。她有时虚点，有时实发，专击恶徒们的手腕。一击即中，中则刀、棍脱手。



(67)徐哲看得清楚，这李婆和自己母亲的棍法完全相同。今日看到了李姑姑，不禁想起了节烈的母亲，两行热泪流下。吴绮看得正高兴，对徐哲轻声说：“打得多痛快，你掉什么泪？”



(68)几个未被击伤的凶徒，仍在围着老婆婆张牙舞爪。老婆婆这才有些恼火，喝斥道：“鼠辈，再不知难而退，莫怪老身手重了！”



(69) 凶徒不知好歹，喊叫着：“哥儿们，砍断她的拐杖！”可这拐杖象有了避铁的本领，见刀来它就转，几把刀就是碰不到它。只听“啪啪”两声，两个凶徒的胳膊已被打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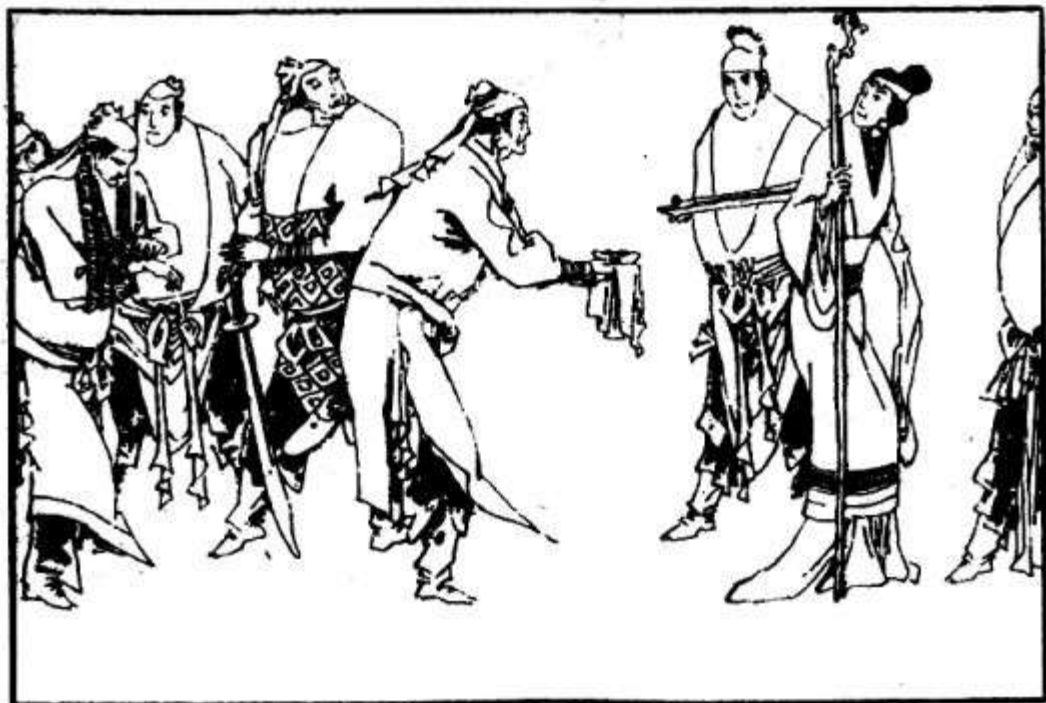
(70) 凶徒一看老婆婆果然厉害，不敢再战。那头儿王七正疼得蹲在那儿不知所措。老太婆用拐杖一指，喝道：“若不算清饭账，休想把花轿抬走！”



(71) 凶徒们无可奈何，面面相觑。王七狠了狠心，说：“咱凑给她钱，先把花轿抬走。明天禀明尤大官人，来砸她的老窝，银子还是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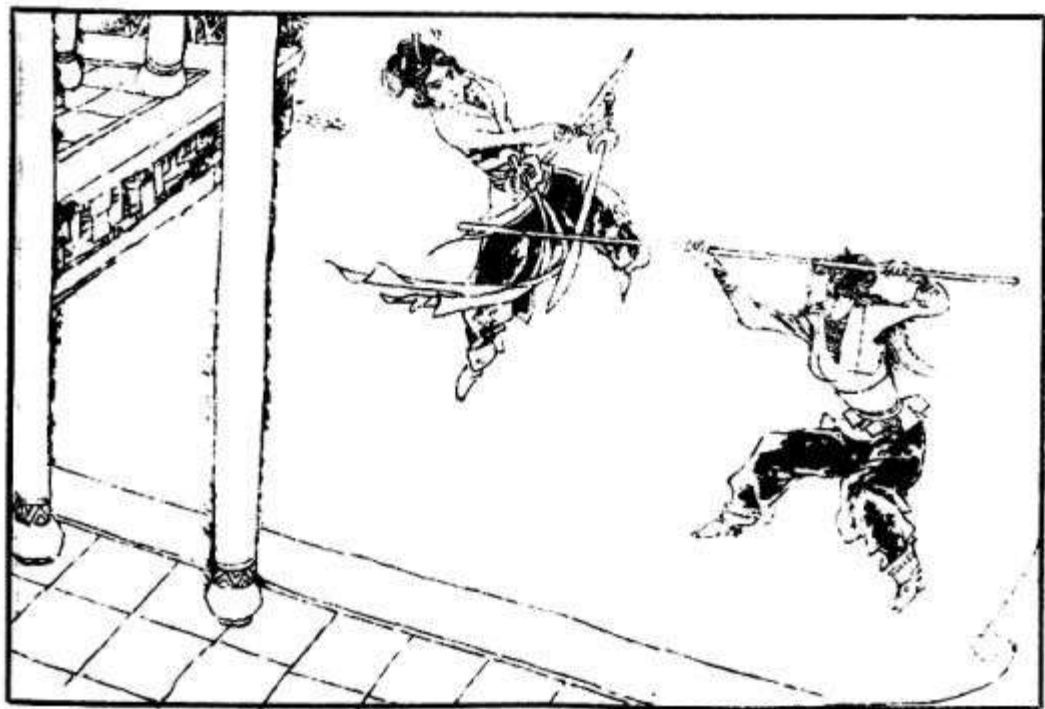
(72) 这时老婆婆才回头往花轿这边一看，见是徐哲，惊喜地脱口喊了声：“哥儿，原来是你！”徐哲答道：“姑姑，我是送亲经过这里，明天回来和你细谈。”说着，向她摆手示意。



(78)老婆婆突然想起徐哲是被缉拿之人，赶紧收住话头，拭去眼泪，回身对凶徒说：“快拿钱来清账！”王七乖乖地把凑起来几两银子交给她。



(74)王七垂头丧气，催着轿夫快起轿。凶徒们像一群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拖拖拉拉地跟着轿走。老婆婆指着他们训斥道：“乡里乡亲的，要什么恶赖！不看在新娘子的面上，放不过你们！”



(75) 你道这老婆婆是谁？原来她是徐哲母亲的丫鬟李侍英。徐哲的母亲是将门之女，自幼练了一套善门刀法和棍法，李侍英陪她练武习字，也练了一身好武艺。



(76)徐哲的母亲与徐显峰成亲时，李侍英也陪嫁过来。徐显峰本是世袭指挥，后来把李侍英许配给帐下亲军小旗杨德，小徐哲便称侍英为李姑姑，常常跟她练武玩耍。



(77)后来，徐显峰因功升至洮岷镇挂印副总兵官，杨德也任至把总。徐显峰蒙冤遭害后，传首九边。杨德正防备边关，一看传来示众的竟是徐显峰的首级，大恸悲号，呕血而死。



(78) 杨德遗留下李侍英和儿子杨麟，杨麟见父亲和故主的下场，不愿再袭军籍，便与母亲商定回乡为民，于是由三个亲兵护送，悲愤还乡。



(79)回到家乡后，三个亲兵无论如何不愿离开他们母子。李氏和杨麟只好在道旁开设了个客店权谋生计，顺便打探徐显峰亲属的下落。



(80) 恰巧这日众凶徒大闹客店，李婆婆与徐哲巧遇，满腹的苦情在众凶徒前不能倾吐。她望着花轿和徐哲的后影，自言自语说：“哥儿，为何到此，是送谁家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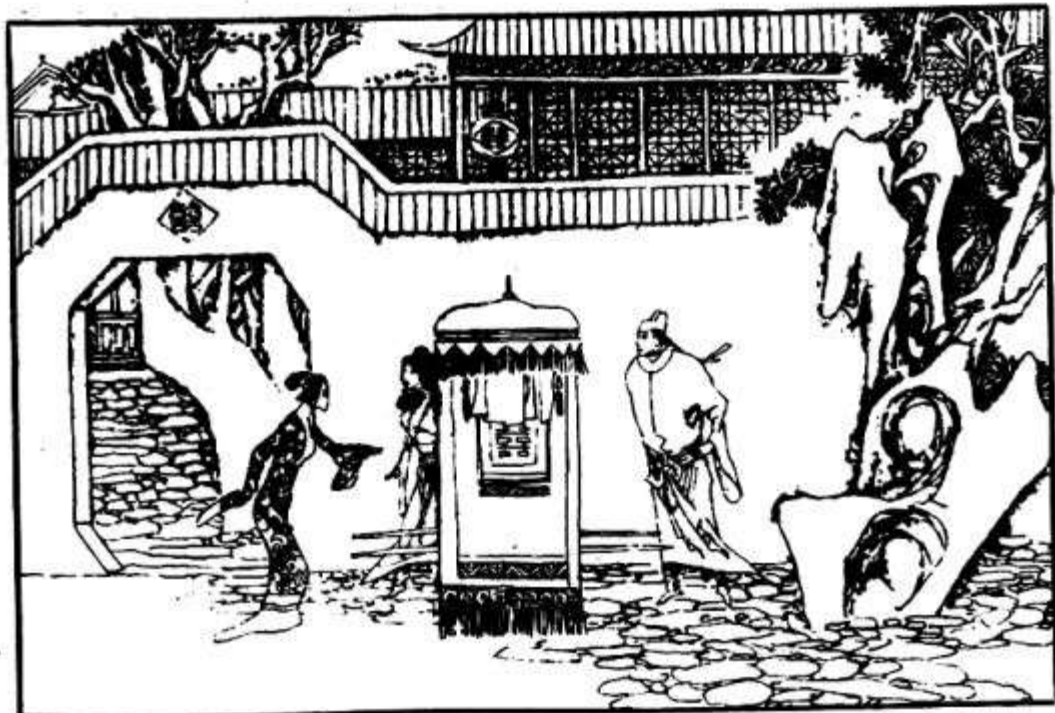
(81)众凶徒簇拥着花轿走出高塘镇，个个垂头丧气。王七紧走两步追到花轿旁，问徐哲与那老婆婆什么关系。徐哲道：“没亲戚，不过是赶集时在她店里吃饭才认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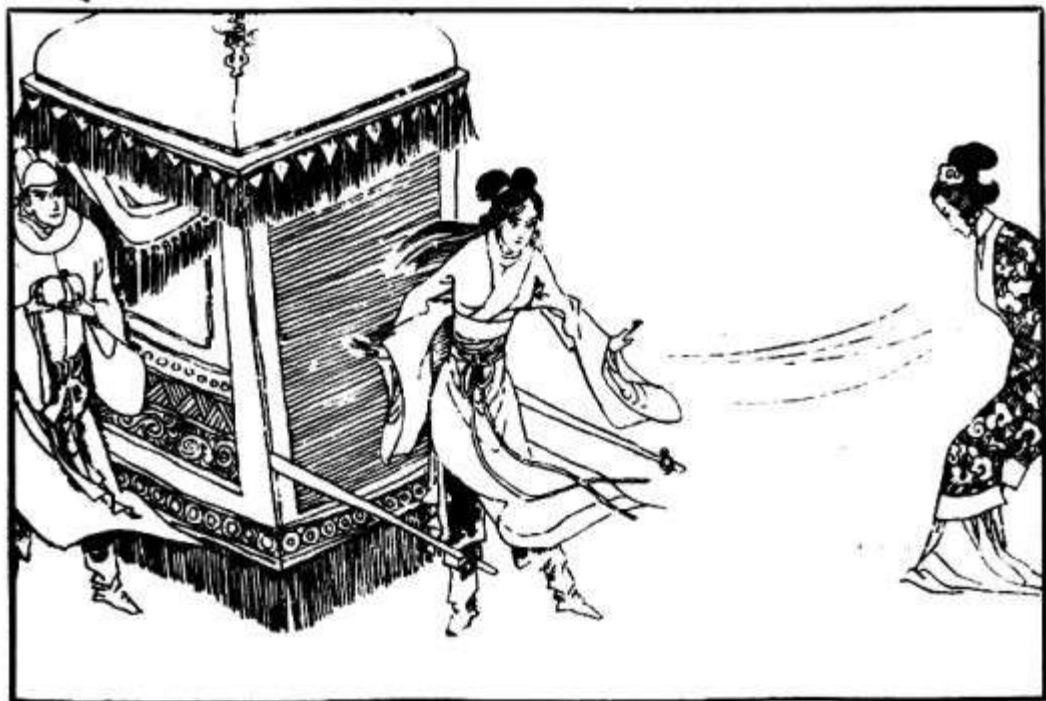
(82) 徐哲吓唬他说老婆婆跟骊山老母学过武艺，王七故作镇定说：“管她什么老母的徒弟，过几天尤大老爷准砸烂她的老窝！”吴绮一听对王七怒喝道：“你是什么人？离花轿远些，莫惹姑娘动手！”



(33) 王七一见吴绮那付怒像，不敢多言，直催轿夫快走。黄昏时分才到了尤官屯，花轿抬进一座深宅大院，只见门里门外悬灯结彩，鞭炮齐鸣。



(84) 轿子抬到院中落地，这时跑过一个婆子来，像个妖精。她摇头摆脑，连说带笑地迎上来：“哟！我的娇儿姑娘，大喜，大喜！今儿进了福窝，明儿就成了尤大娘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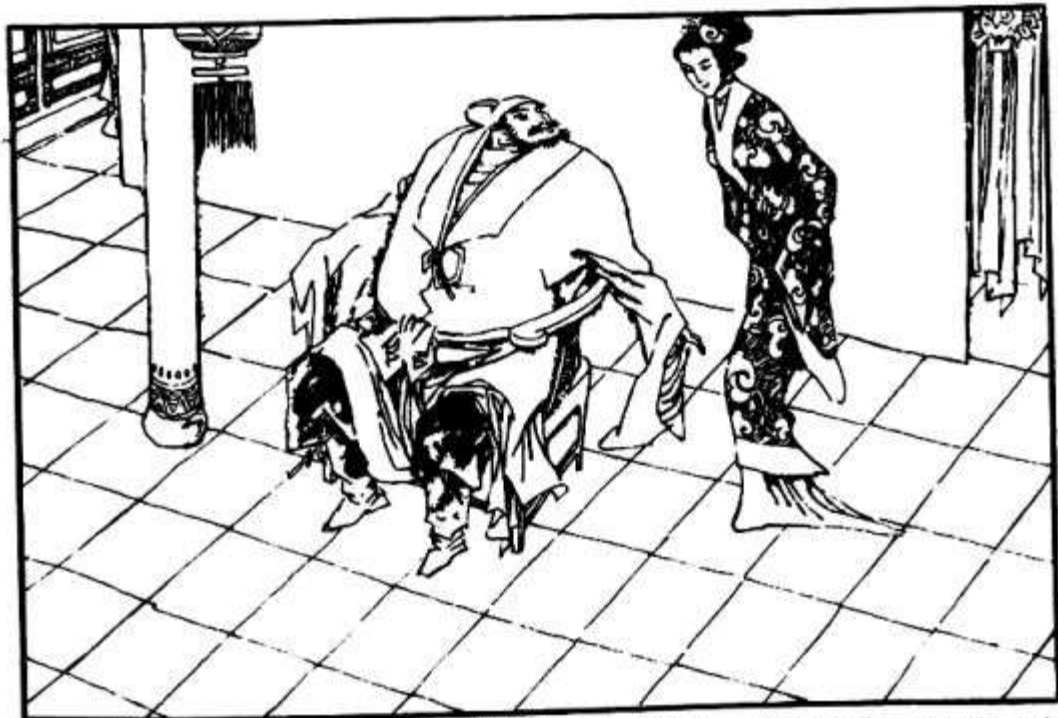
(85)那妖婆说着就去揭轿帘，要搀扶柳娇儿出轿，吴绮把她推了一个趔趄，喝道：“躲开，谁要你来搀！”那妖婆嚷道：“哟，柳亲家咋跟了这么个丑丫头，新人还没入洞房，就把媒人推出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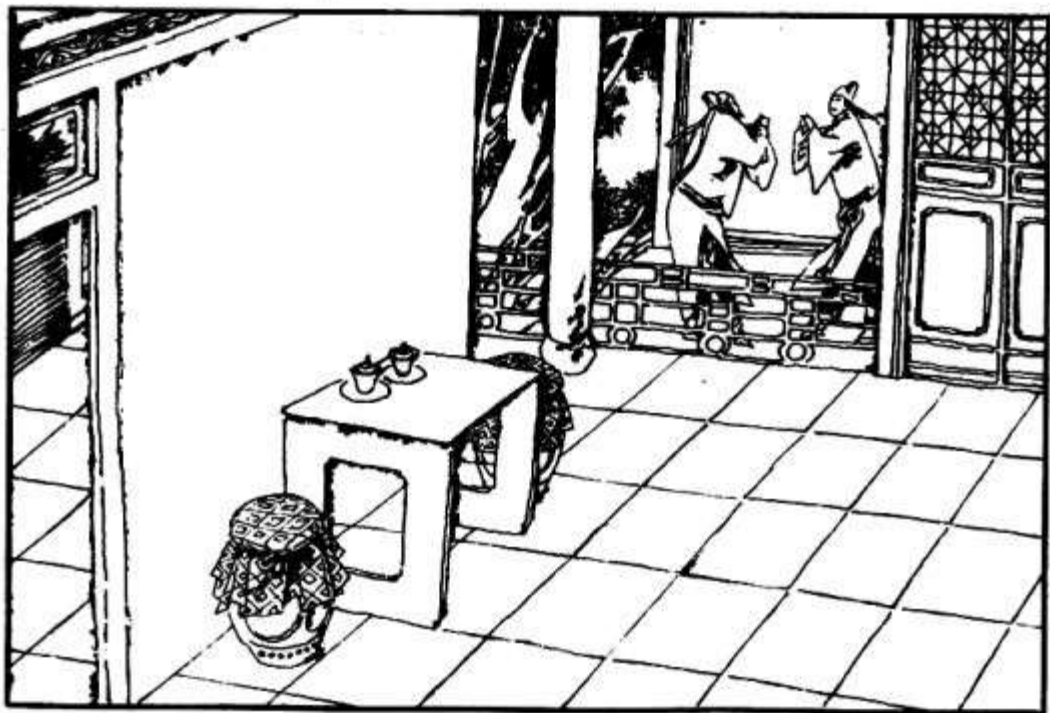
(86) 徐哲知道她就是马媒婆，忙上去递给她一个红钱包，说：“新人在轿里摇晃得头晕脑胀，今晚不能拜花堂了，请马婶婶和大官人说一下。”那媒婆一接到银子，满口答应。



(87) 吴绮把娇儿搀扶出来，婷婷袅袅地向新房走去，还低声在她耳边说：“妹妹莫怕，有我在！”那尤占德在大厅门口望着新娘那窈窕身材，姗姗细步，只乐得手舞足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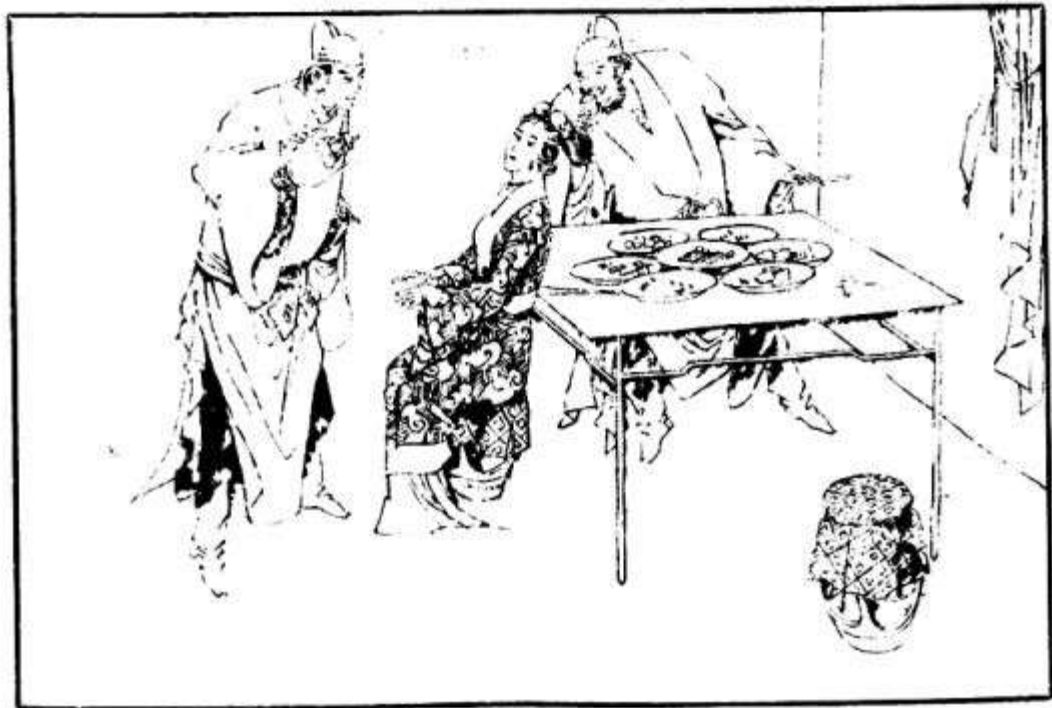
(88) 马媒婆见尤占德那心满意足的样子，趁机凑上去说：“新娘身子娇嫩，一天劳累，大官人要体贴体贴，今晚拜不得天地了。”那尤占德往大厅一坐哈哈大笑：“只要能入洞房，哪用拜什么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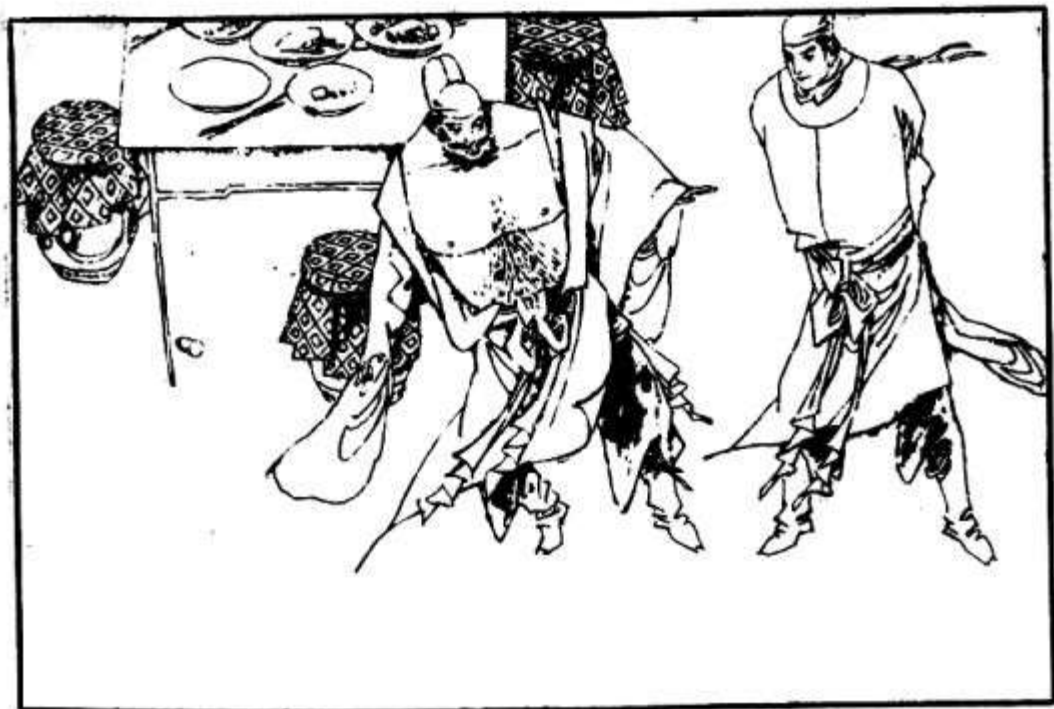
(89) 尤占德传呼众打手到前面喝喜酒，又命在厅上摆下酒宴和舅官共饮。他起身迎到厅外，对徐哲拱手道：“老舅弟，辛苦了，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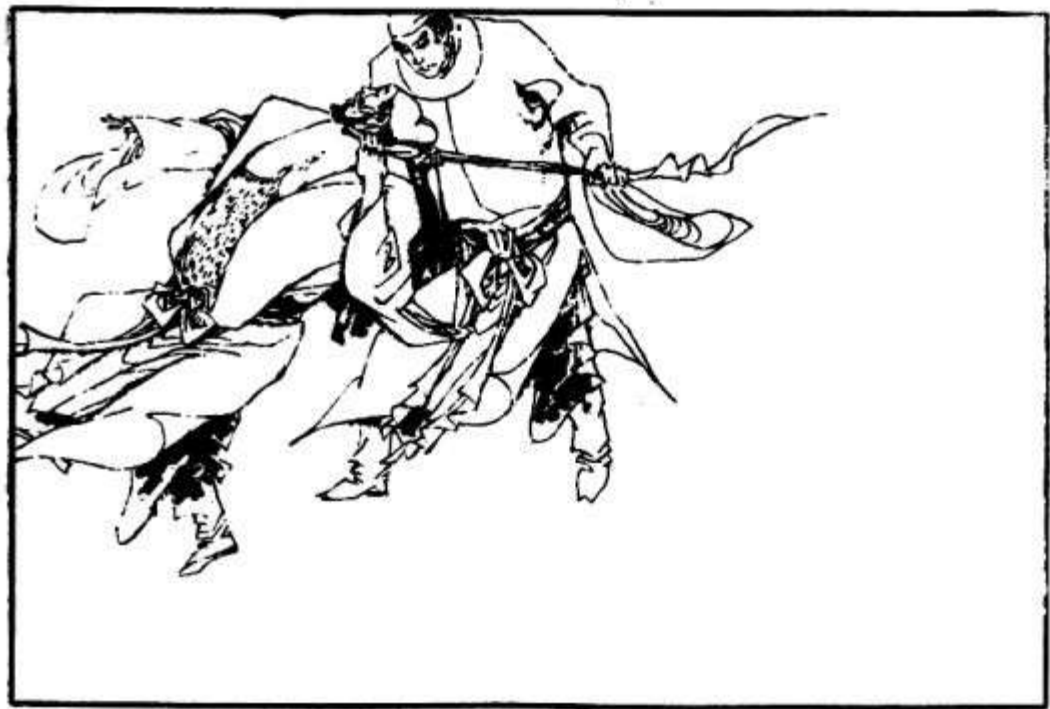
(90) 尤占德请马媒婆作陪，和徐哲三人喝起酒来。尤占德心里乐开了花，只待宴罢早入洞房。马媒婆花言巧语奉承不休，徐哲虚与应付，一味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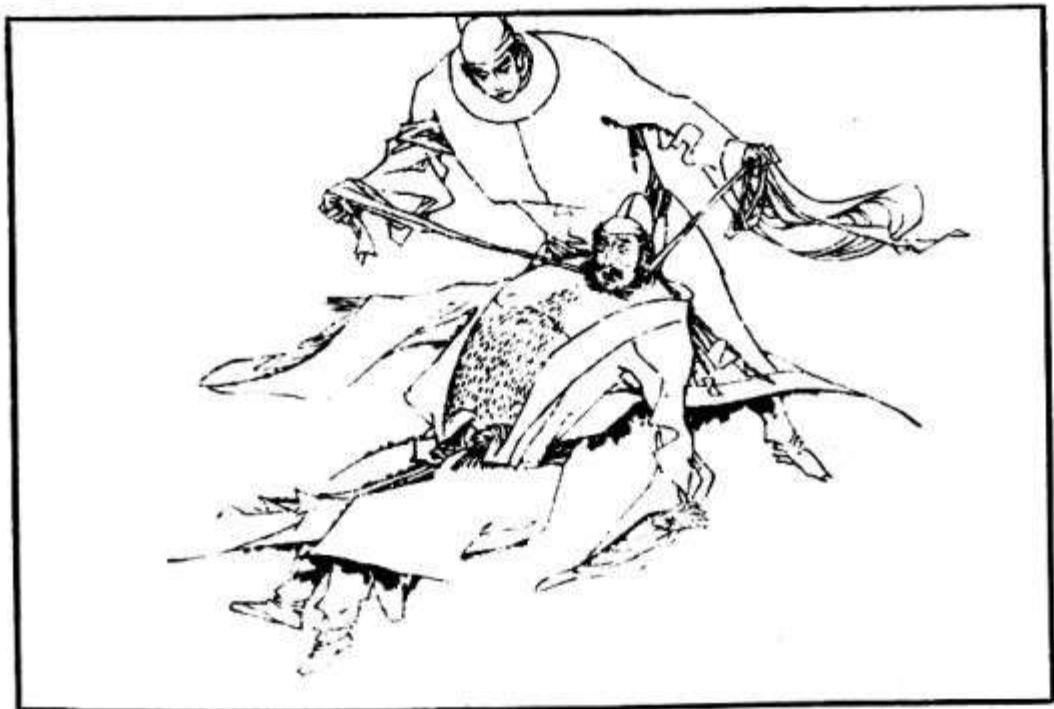
(91)初更刚过，马媒婆喝得已天旋地转，坐不稳当。徐哲又劝她几杯，马媒婆说着醉话就要往桌子下出溜。那尤占德得意地说：“马婆，我让你银子拿够，喜酒喝够，来，再喝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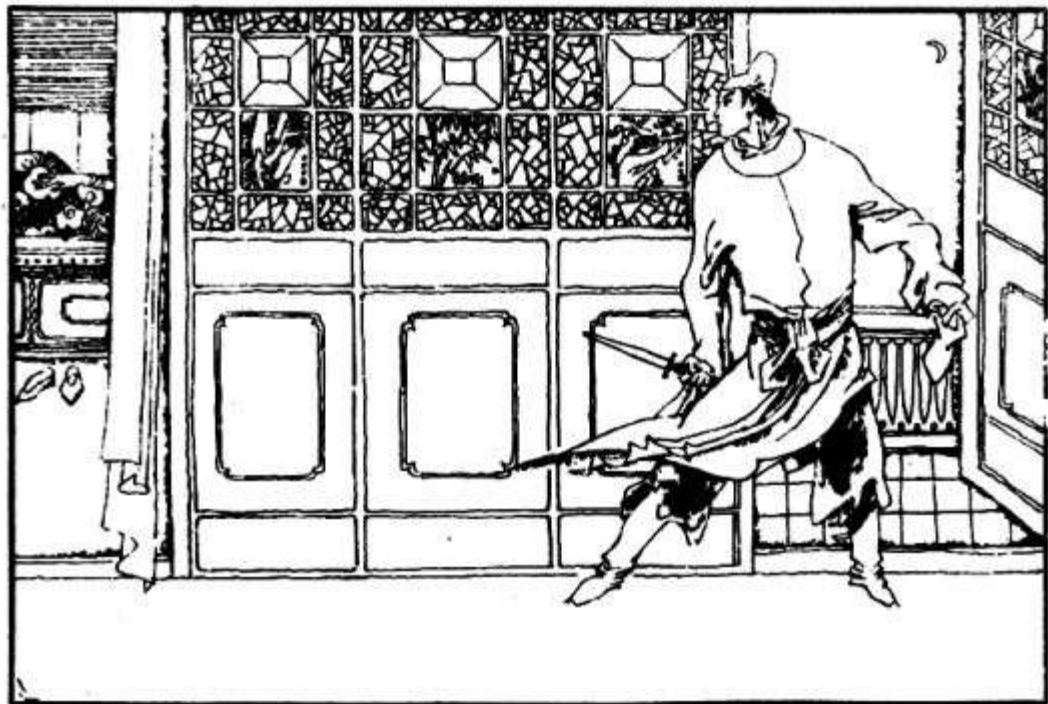
(92) 徐哲把马媒婆扶到厢房躺下，又回来劝尤占德饮酒。尤占德又喝几杯，把杯盘一推，说：“老舅官，我得入洞房，你也歇息吧。”说着，站起身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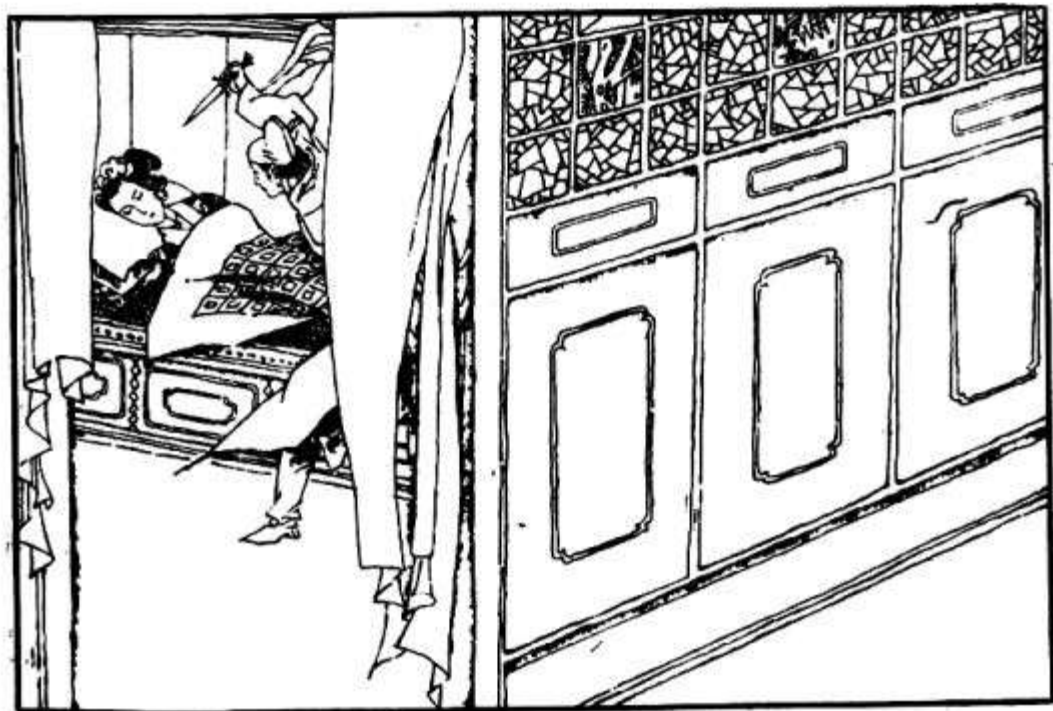
(93)徐哲看院外已无人影，趁他转身之际，解下腰中布带，跃上一步，往尤占德的脖颈上一套，用力往后一拽，尤占德摔个仰面朝天。



(94)徐哲双手紧紧一勒，尤占德两臂乱抓乱挠，渐渐翻了白眼，气绝身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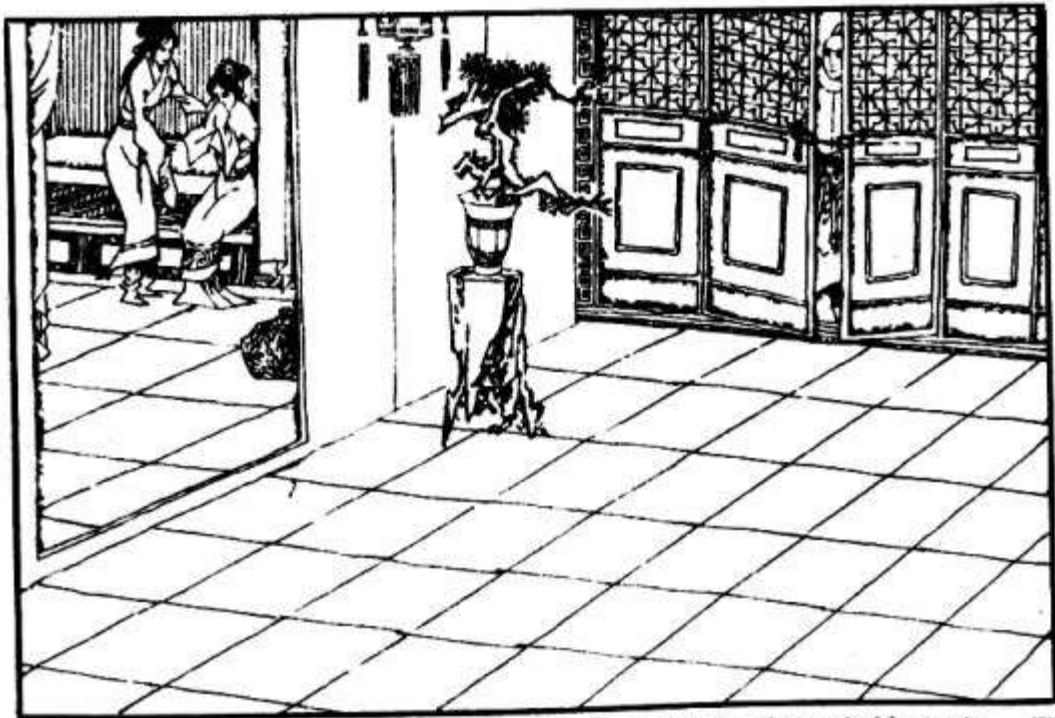
(95)徐哲走出大厅，摸进厢房，只听那马媒婆还躺在那里
“大官人……娇儿姑娘……”唧唧嘈嘈说梦话。



(96)徐哲疾走上前，扬起尖刀，猛然刺入她的咽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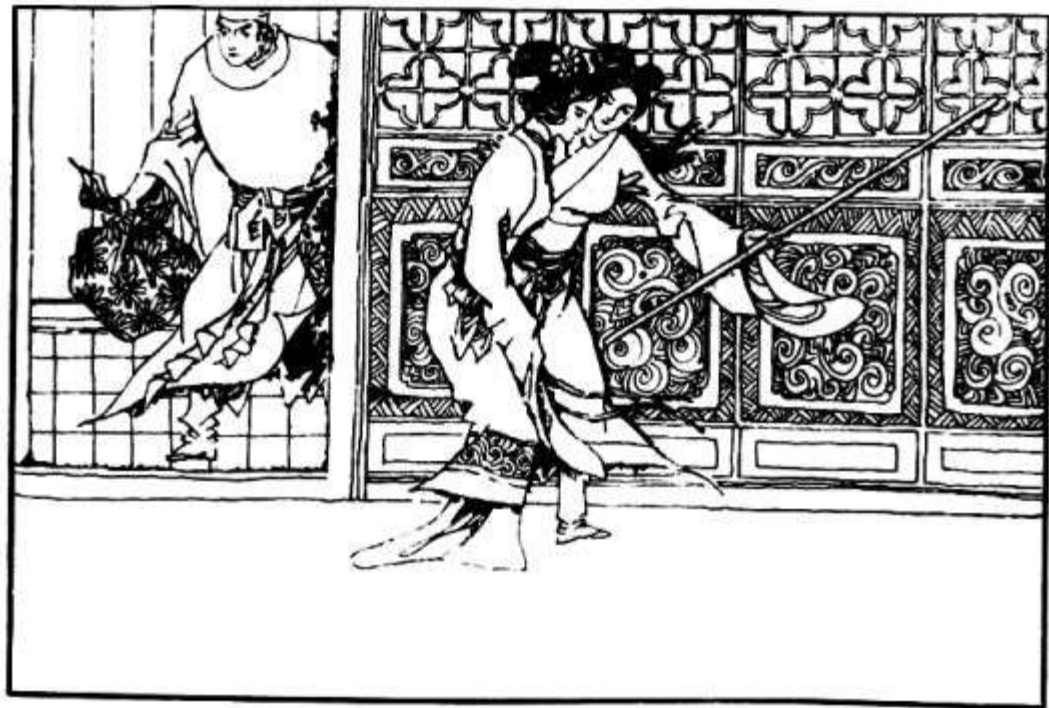
(97)徐哲杀死马媒婆，又到外院，见众打手的屋里都传出鼾睡声，便把各屋的门环用绳子扎牢，又到马棚牵出两匹马，备上鞍辔，这才返回里院。



(98)徐哲摸到后院新房，见里外间都还跳动着喜烛光亮，隔窗听了听，娇儿在低声啜泣，吴绮在劝慰着：“妹妹莫怕，那禽兽一进洞房，姐姐不会饶过他去。”



(99)徐哲轻轻叩了叩门，吴绮提着铁棍出来，一听徐哲已把尤占德、马媒婆弄死，一撇嘴，气愤愤地说：“好事都让你做了，也不给我留个解解恨！”



(100) 柳娇儿听说已杀掉两人，又喜又怕，哆嗦得几乎站立不住。吴绮扶着她说：“快快跟我走！”



(101)徐哲把那两个大包袱抖开，原来是准备好的棉花、硫磺等引火之物。他从洞房点起，又点厢房、客厅，直到打手们住的各屋，顿时腾腾火起。



(102) 正在这时，突然从窗户钻出一个人来，晕头转向地边跑边喊：“救火！”吴绮一看竟是王七，不由勾起昨日路上那一肚子气，抡起铁棍就打。



(103)王七见是丫头柳秀，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当即举刀相迎。这王七哪里是吴绮的对手，只见她手里的铁棍，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十分了得。王七眼看不行，拔腿便跑。



(104) 吴绮几步窜上，一招“横空出世”，打得王七脑浆迸裂，倒进火堆。



(105) 这时徐哲正护着柳娇儿与两个打手厮打。



(106) 吴绮急忙跑过来助战，徐哲一挥手：“贤妹快救柳小姐！”吴绮背起柳娇儿，一纵身越过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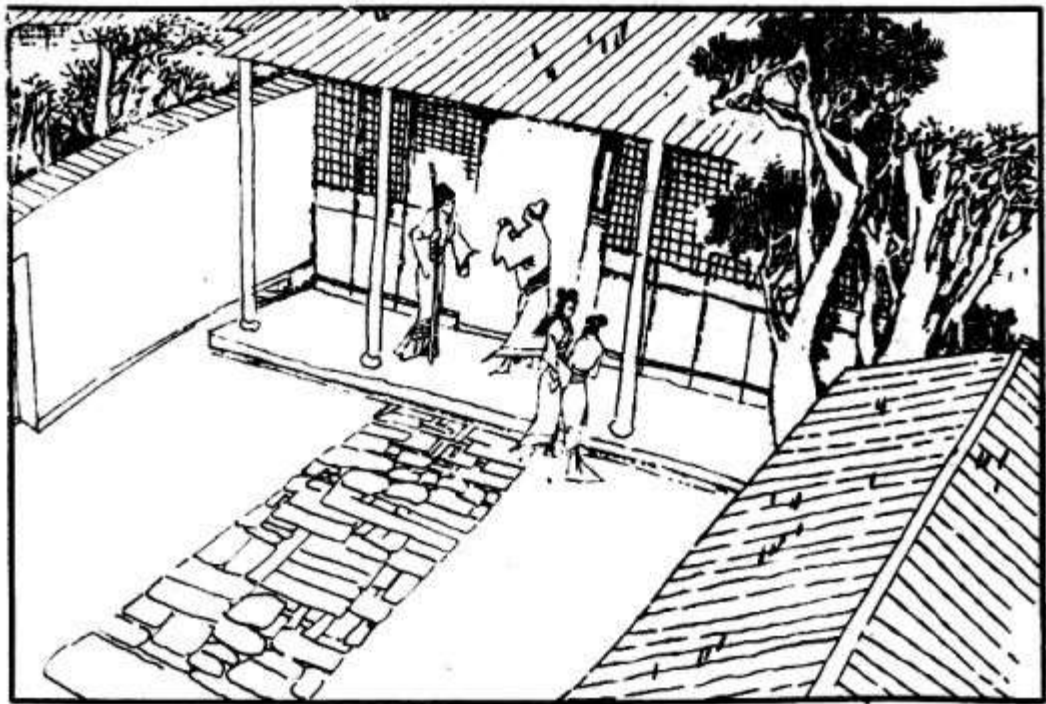
(107) 吴绮安排好柳娇儿准备回去帮助徐哲，可徐哲已经打败残余打手，奔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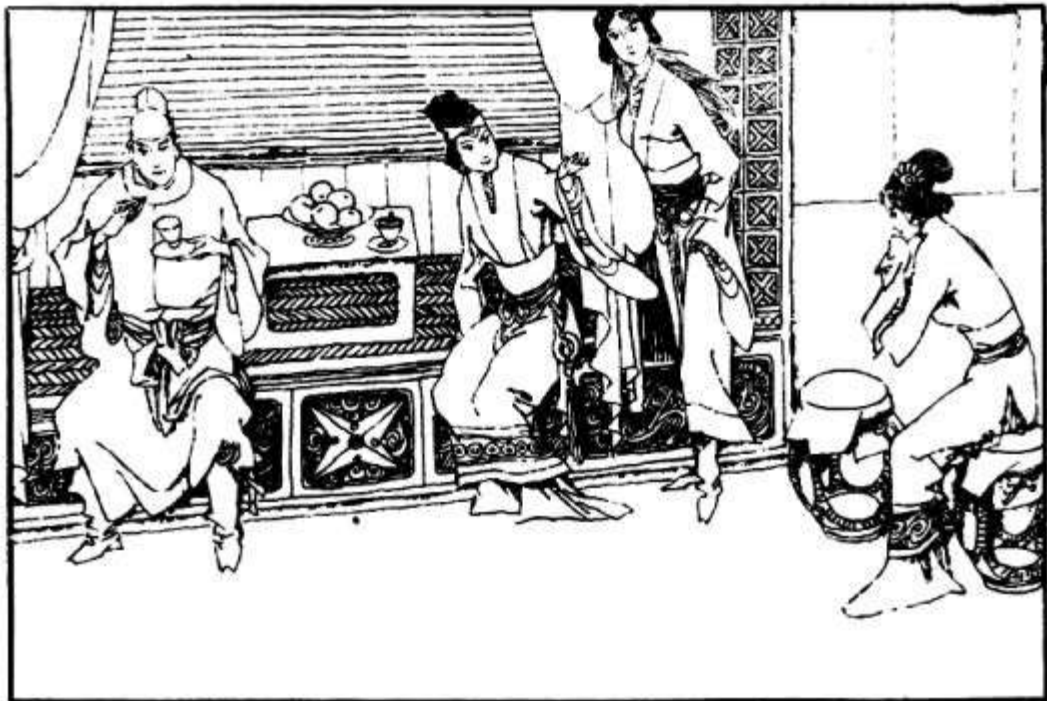
(108)徐哲、吴绮这才带着柳娇儿飞身上马，急驰上大道。霎时，马不停蹄地已驰出十几里。回头望望，尤官屯那边火光冲天，烧得正旺。



(109)天还未亮，他们已到高塘镇，在春和客店门前住下马。那店小二刚在收拾铺面，见是昨日跟轿的那一男一女，连忙让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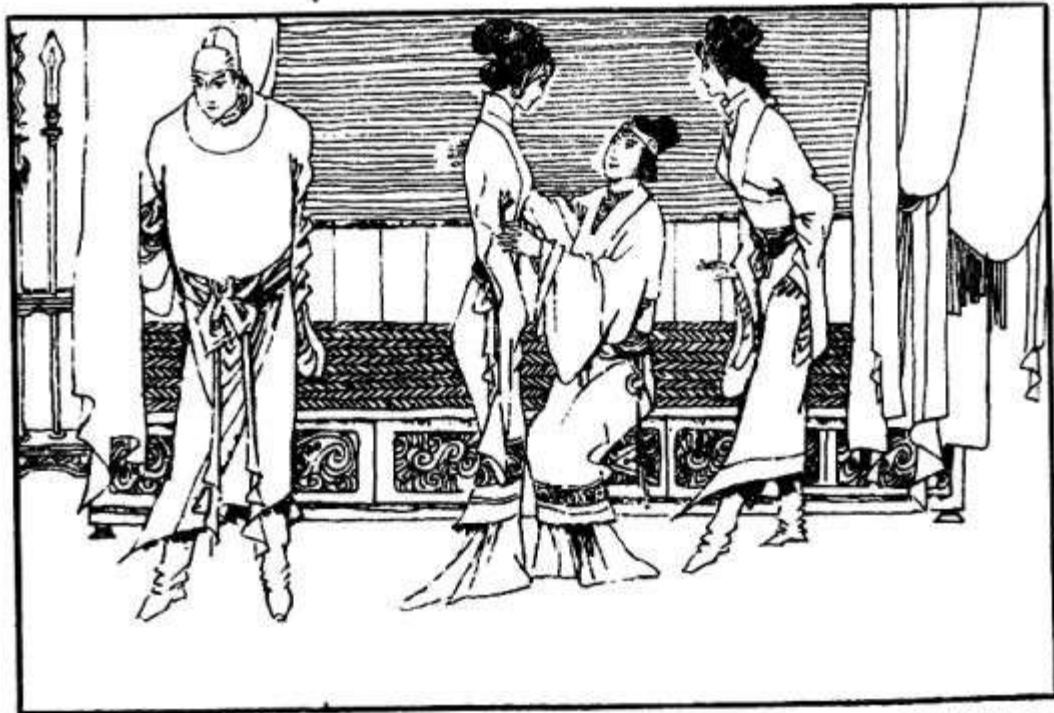
(110)李婆婆闻声出来，一见徐哲果然回来了，喜出望外，笑道：“谢天谢地，哥儿，我一夜没合眼，惦念你是否回来。”忙把三人让到后院自己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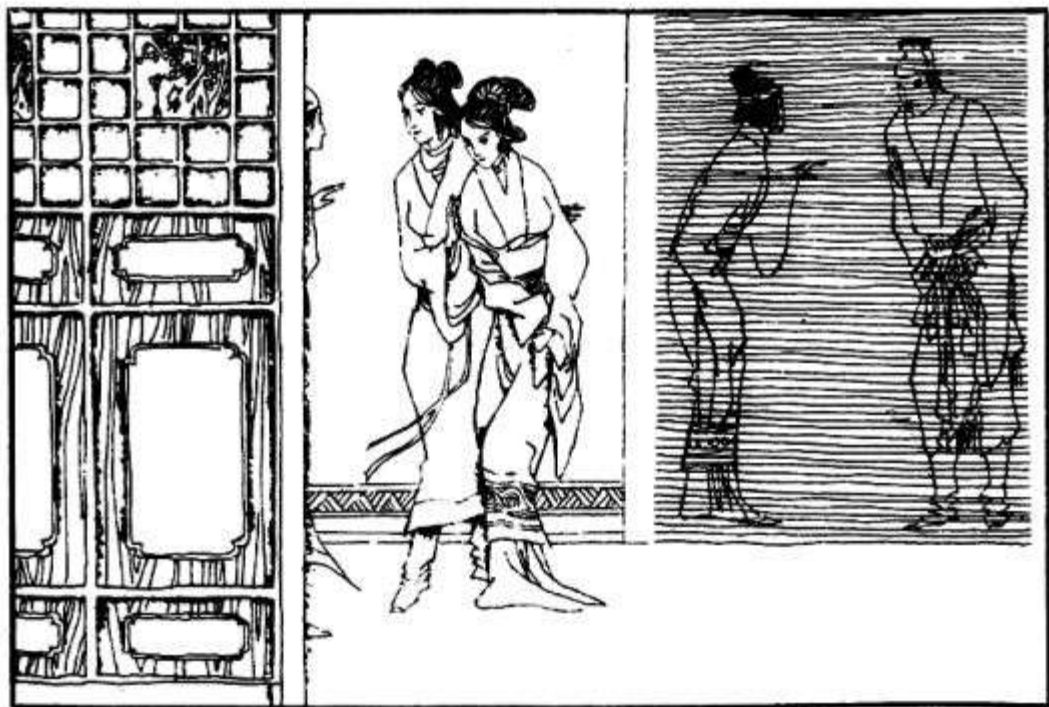
(111)徐哲向李婆介绍了吴绮,又把路过柳明渡正逢尤占德派打手逼亲和今夜杀死尤占德等事说了一遍。李婆婆连声称赞他做了件大好事,又看看柳娇儿,说:“多好的姑娘,差点落到狼嘴里!”



(112)柳娇儿这时才惊魂甫定,猛地想起还没向两位恩人谢恩呢,急忙向徐哲、吴绮跪下磕着响头,感激地流泪道:“两位恩人大恩大德,今生难报!”



(113)她又转身向李婆婆磕了个响头。吴绮、李婆婆忙把她抱起，见她额上已起了个青包。疼得李婆婆轻轻给她揉着，吴绮连说：“好妹妹，谢什么，我不打坏人就要憋病了呢！”



(114)徐哲说：“柳姑娘已脱险境，可柳老爹不知怎么焦急呢。姑姑可唤个小二骑马给柳老爹送个口信，并把我们的两匹马牵来。”李婆婆当即吩咐下去，柳娇儿更感激徐哲想得周全。



(115)徐哲把自己逃亡之后，在全宝山结寨安身，以及送吴绮回华山的事对李婆婆讲了一遍。李婆婆也说了自己的经历，大家不免感慨一番。



(116)饭后，李婆婆安排他们歇息。两夜没合眼了，徐哲一觉醒来，已是夕阳时，只听院里李婆婆说：“麟儿，徐哥儿来到咱店，正睡呢。”徐哲知是杨麟进城回来了。



(117)徐哲起身走到院中，呼道：“麟弟，一向可好？”那杨麟一见徐哲出来，慌忙拜见。徐哲见他年纪不过二十岁，英姿勃勃，说：“几年不见，麟弟益发英俊了。”



(118)李婆婆在一旁说：“你还不把他带上山，也不枉他爹教他学过几套武艺。”徐哲当然欢迎杨麟上山，但担心李婆婆无人侍奉。李婆婆把拐杖一挥，说：“难道老身不能上山？”



(119)徐哲笑了笑，说：“姑姑昨日的拐杖，威风不减当年。侄儿意欲在开封省城与洛阳的要冲地点开设个店铺，专为山寨探听官军调动，购运物品，联络四方豪杰，想由麟弟和姑姑主持，不知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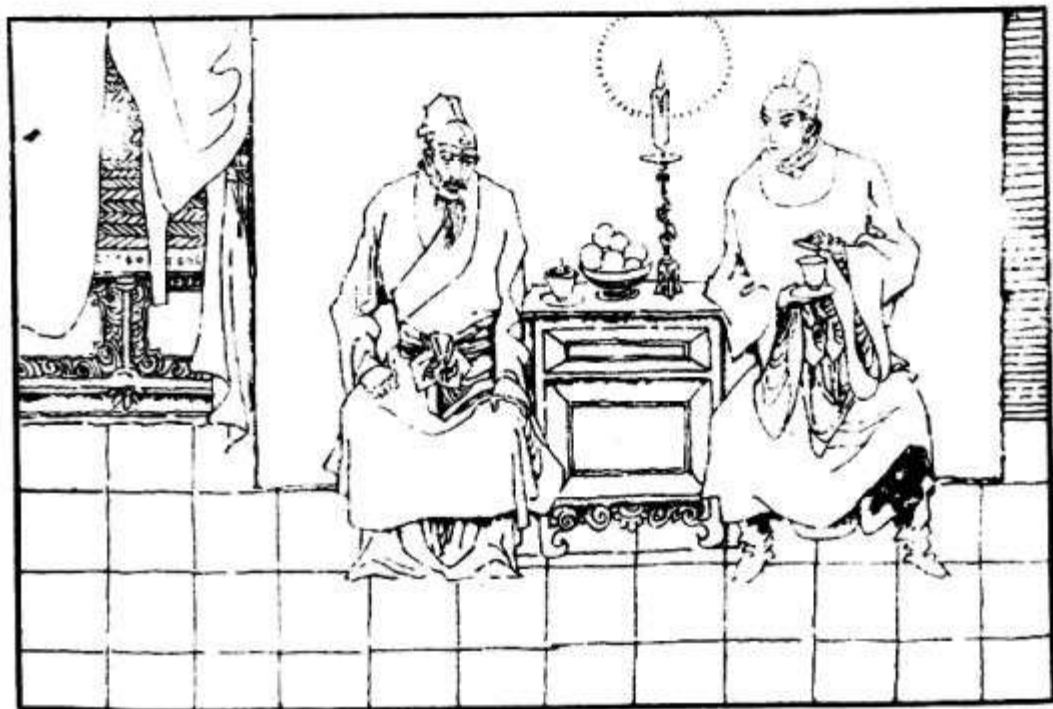
(120) 杨麟一听乐得拍手道：“哥哥如有委派，小弟无不从命。”李婆说：“可终不如在山寨阵前杀个痛快！”徐哲高兴地说：“一言为定，容我回山寨后，即派人来通知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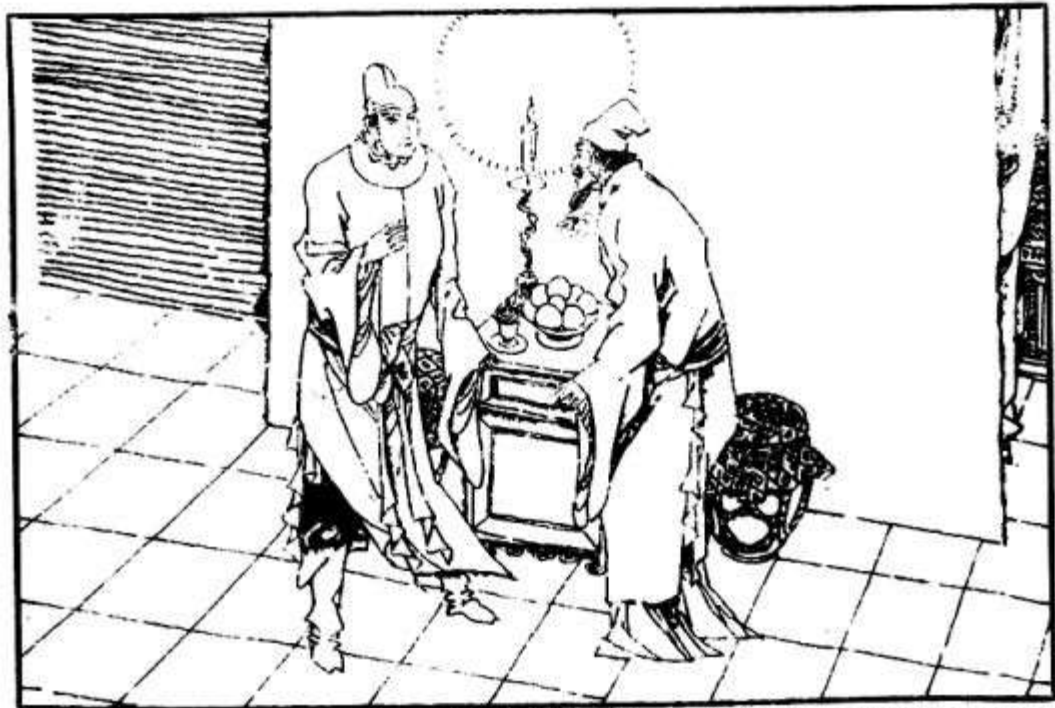
(121) 正在这时，那小二和柳老头来了。柳老头进来就向徐哲跪倒，连说：“救我父女的大恩人，请受一拜。”徐哲忙将他扶起。



(122) 柳娇儿闻讯而出，投到爹爹怀中，父女哭个不停。李婆婆、吴绮忙着解劝。徐哲劝他父女俩先住在这里，听听风声再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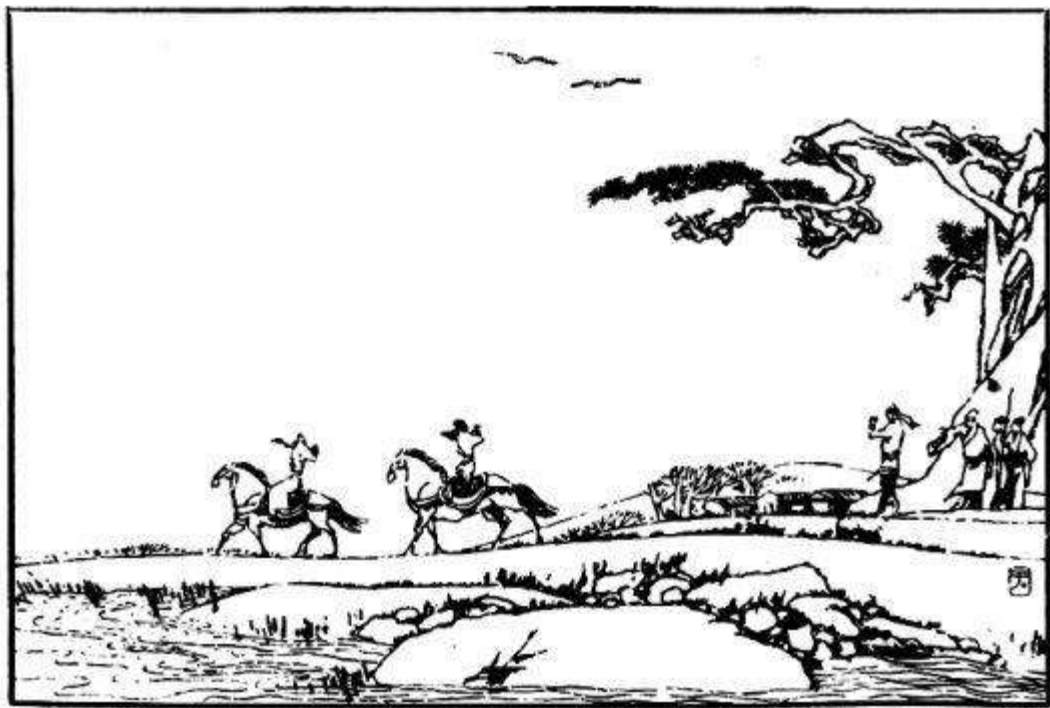
(123)夜里，柳老头同徐哲住在厢房。灯下，柳老头嗫嚅地问徐哲是否订亲？徐哲明白了他的意思，告诉他自己已定有妻室。老头听罢，顿然神色若失，两眼含泪直摇头叹气。



(124) 沉默好久，徐哲一拍大腿，道：“有了！李姑姑之子杨麟人品端正，文武全才，可配良缘，不知老爹肯允否？”柳老头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后生，如李婆婆答应，我父女愿意。”



(125)次日，徐哲向李婆婆一说，她本已喜爱柳娇儿俊美、恬静，一口应允。柳娇儿一听说许配杨麟心里甚喜，只羞得低头佯装没听见。



(126) 吴绮为父报仇心切，她和徐哲在李婆婆家只住了两天，便与李婆婆、杨麟等洒泪而别，启程前往华山古梅庵见慧静师。欲知后事，请看下集。



王新江制作